

发现生命太美——梁冬对话郭生白（第一讲）

他出身名医世家，家中四代行医；他临床六十余年，通读中医经典；他博采众家之所长，勤求古训。他，就是八十三岁的著名中医，郭生白。

左手伤寒论，右手儒释道，从中医看到生命的美丽，从哲学解开人体本能的奥秘。郭生白、梁冬，和您一起探索本能，发现生命太美。

第一讲（5月31日晚11点于中国之声播出）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冬，从这一周开始我们特别邀请了郭生白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伤寒论》，用郭老的话来说就是要讲《伤寒论》，必须要懂儒释道，中国文化理解多深，才能真正理解到《伤寒论》有多深，那为什么我们要讲《伤寒杂病论》这一本精典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本书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以及中医的历史上举足轻重。一直以来我们都还没有找到一位真正有分量的老师来讲。终于我们能找到郭老，郭老今年已经超过82、83岁了，行医60多年，祖上四代行医，同时在80年代的时候还专著过《伤寒六经求真》这本书，所以今天我

们特别感谢郭老来到我们的现场。郭老您好！

郭生白：您好！

梁冬：郭老，请问，为什么我们要讲《伤寒杂病论》这本书？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郭生白：我今天要用“说白”两个字对大家讲《伤寒论》。我为什么要用“说白”这来个字，因为《伤寒杂病论》自古就是殿堂里的经典，民间很少有人懂得。在我看来，这近千年所有的医学大家对《伤寒论》的解释都没有把《伤寒论》的核心解释出来，我看到了大家都共同走了一条路——以经释经，以概念来解释概念。

梁冬：用经来解释经书。

郭生白：以经典解释经典，以概念说明概念。所以把《伤寒六经》总是张冠李戴，没有真正地解释出《伤寒六经》是什么？我在上世纪 70、80 年代写《伤寒六经求真》的时候，我力求把“六经”的核心解释出来，我回顾我所写的《伤寒六经求真》，我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梁冬：那您怎么知道现在您就做到了呢？

郭生白：因为我做到了，我才知道我过去是没

有做到的。我 70 岁以后，重新整理《伤寒论》。我开始发觉，过去也是错的。今天我想对于《伤寒论》是真正地明白了。所以我要把这一部殿堂的经典教给社会，教给全体的人民，重回到民间来，让我们所有的同胞，哪怕是初中毕业的，都明白自己这个民族有这么一部伟大的医学著作。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我相信我说白《伤寒论》以后，会促使我们走出今天所面临的健康危机，也会使世界人民走出这场健康危机。

梁冬：现在很多病动辄都认为是不可能治疗的，糖尿病也好，癌症也好，包括一些心脏病，等等，您觉得是不是《伤寒杂病论》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角度？

郭生白：这个我看来《伤寒论》，《伤寒论》是一个什么书？我们知道老子、庄子，他们对这个民族有什么贡献？我认为他们是把人与大自然如何相处，一个最好的关系是什么？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孔孟呢，儒家解决了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如何相处，如何共同生存的一个大问题。那么张仲景呢，只有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人的自身内部的问题解决的非常透彻，这是我们民族的三大科学体系，是任何民族都没有的。

我今天讲《伤寒论》，为什么要讲《伤寒论》？中医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的比任何一个领域著作都要多得多。为什么我单独要提出《伤寒论》这一部来向大家说明白？用一句话来说明《伤寒论》是一部什么书？它是一部临床治疗的方法系统。

梁冬：临床治疗的方法系统？

郭生白：就是医生在临床治病一个方法系统。

梁冬：那这个《伤寒论》和《黄帝内经》的区别在哪里？

郭生白：《黄帝内经》是一个论文籍，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是多流派，许多人的著作。它讲的是礼，其中不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大自然中怎么生存？用两个字说，就是人与大自然的一个和谐的关系。人必须认识自然规律，认识自己的生命规律，顺应自然去生活。《内经》是一个理论系统，是一个多元的理论系统，而不是一家之言，两家之言。

梁冬：你觉得内经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有一点矛盾吗？

郭生白：这个《内经》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华。今天我们不讲内经，我只是回答你这个内经是一个什

么书和《伤寒论》的区别，《伤寒论》是一个医生临床的方法系统。

梁冬：操作手册。

郭生白：我们学了《伤寒杂病论》，绝对会是一个好医生，您要是学了《内经》，您学的再好，我看您也成不了一个医生，与《伤寒论》相比的医生。

梁冬：就是好的《内经》学者不见得能够治病？

郭生白：对。

梁冬：但是好的《伤寒杂病论》研究透了，出来就能够治病。

郭生白：那绝对是大医。

梁冬：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很多朋友就说，我们学了一些《黄帝内经》的课程之后，慢慢开始对中医感兴趣。就是想问，到底自己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救自己救别人的医生呢？也许不见得真的要成为这样，但是也许会有这个可能。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梁冬：左手《伤寒论》，右手儒释道，今天继续邀请我们名老中医 83 岁的郭生白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伤寒杂病论》。继续有请老师。

郭生白：《伤寒论》呢，它是一个方法系统，这个方法系统我们怎么看？因为过去啊，在像汉代先秦这个年代，有一些作学问的人，作的多，说的少，好像孔夫子说：“敏于行，而讷于言。”可能是受儒家的影响，包括张仲景也没有怎么说理，他只是教你怎么做，教给一个大规矩，一个大系统。下边又有子系统，脉络非常的清楚。理法非常的严谨，用药非常的精细，效果非常的灵验。我再用十个“非常”也为足以赞叹《伤寒论》，太伟大了！我现在说伟大，我一定要向大家说明白它的伟大之处在哪里？因为《伤寒论》的内涵，《伤寒论》的核心思想，远远超过了我们现代。就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它是太伟大了。

比如说，在《伤寒论》之后，《伤寒论》提出来一个六经辩证，很多的医家就没有真正理解六经辩证。为什么我说没有真正理解的？对于前人这么多大家，我是不是有点失敬的？不是的！我是非常的尊敬先师们的，没有他们即没有我们。但是在学术的评价上，是不能在尊敬下头不说真话的。如果《伤寒六经》的

核心思想真正理解了，那么《八纲辩证》、《脏腑辩证》、《经络辩证》没有必要再出来。以至于清代又多了一个《三焦辩证》，又出来了一个《卫气营血辩证》，后来又有一个人搞了一个《三因辩证》，为什么七个辩证法，我认为就是因为《六经辩证法》没有彻底的弄明白。后面跟着又建立了六个辩证体系，这六个辩证体系哪个是完整的？当然过去没人评论过，今天我们不能不评论。因为在共和国之初有一位，有一位朋友叫欧阳其，跟我讨论过统一辩证法，我说现在我不够资格去统一辩证法。如果将来也许有可能，也许没这个可能，因为我自以为才智不及众人，不敢说我能够做到这一点事情。

到了 70 岁以后，我明白了《伤寒论》，我理解了《六经辩证》，我才知道这一点。

梁冬：我想请问一下，我有好多朋友没有这个基础，就是您能不能再进一步解释什么叫“辩证”？

郭生白：这个辩证是中医看病的一种习惯的提法。最初这两个字张仲景提出来的。后来又有人写一个“辨”一个“证”字，这个“症”叫一个病的症状。在汉代的《伤寒论》上是证据的“证”。为什么要辩证？要辨别这个症状呢？这一点我以后要清清楚楚地讲。

现在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症”。

梁冬：这两个“症”不一样吗？

郭生白：这两个“证”不一样，你别管哪个“证”，它的意义就在这。

梁冬：它两个通的吗？

郭生白：它两个不通。不通，但是人们习惯这么用。这个东西不能说谁用对了，谁用错了。以后，我们把这个“证”看明白了，这个“证”就不存在这个区别了。我说这个辩证就是“思辨”他这个“症状”，就是思辨这个人的表现，知道这个病该怎么治，该用哪一个法。所以是“辩证”。可后来的辩证和六经辩证不是一回事。没有相同的地方。

梁冬：你刚才讲这个辩证，因为我们现在的西方的医学都讲，抽血，化验啊，是从微观来看，这个辩证就是中国古代的辩证，是看有没有流汗冷不冷？脸色怎么样？就可以辨别肚子里面的东西对不对？

郭生白：这个我得要从最基本的观念说。中医治病，中医看病，它站在什么位置上看？中医看病是以人本为，站在人的体能本位上看病，西方医学是站在物质本位上看病。这个我们可以具体说一个例子。比

如果说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中医来看，这个人感冒了，感冒了以后怎么了？产生了一些症状。症状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症状说明什么啊？中医看这些症状是看这个人的体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是在人本位上看病。他对于这个病理，张仲景说：“太阳之为病。”太阳之为病怎么讲？太阳的含义是什么？他还有一个少阳，还有一个阳明，三个阳和起来把一个阳分成了三个。同时，把一个阴分成了三个，阴和阳是不能离开的。

说阳病和阴病是在一个人上说的，阳病是外源性疾病，阴病是内源性疾病，外源性疾病是外界的致病生物，病菌或者是病毒，以至于致病的非生物进入人体，引起来的人体的一个功能——就是排异，异己的东西要把它排出去，这是人体做出来一个本能反映。那么中医治病，是看这个本能反映的方向，趋向哪里，它趋向汗腺要出汗，你看他发烧，外中（音）血管充血，发烧，全身颤抖，肌肉颤抖，血压升高，完全是为了发汗做准备，制造条件，汗腺分泌，排开汗出来病好了。

从这一个例，你就看到所有的外源性疾病，都是在人体发生的排异本能反映，这个是从排汗，把致病

物排出来；有的从大便排，有的从呕吐排，有的从小便排，有的从出血排，等等，完全是根据人体的本能，对于外来的异物做出来的一个反映，这个反映的趋势趋向哪里，这个排异就顺势利导他把它排出来。

梁冬：所以您刚才讲的发烧这些在中医看来在《伤寒杂病论》看来，它是一个过程，但是西方可能看到发烧就是一个病，所以就认为是病就要把烧要退下来。

好！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和郭生白老师一起来右手《伤寒论》，左手儒释道。

梁冬：从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国学堂。刚才郭老和我们讲到从一个流行性感冒来看，《伤寒杂病论》是怎么来看这个病的，但是您刚才也没有讲完，郭老就是中医和西医是怎么看同样所谓的流行性感冒。

郭生白：西方医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是从物质本位来看病。

梁冬：中医是从人体本能来看病？

郭生白：中医是从人体体能本位来看病的。这一

点是有区别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我们现在并不是说哪一个优，哪一个劣只是说两个的区别。

梁冬：您刚才没有讲西方的是怎么从病的角度来看，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区别？

郭生白：他是从这个物质本位来看。比如说，感冒是哪一种感冒，哪一种病毒？哪一个病菌？而且这个病菌跟踪它有什么变异，这一点对于致病物质看的非常精细。但是他是对抗的，他只能认识到这个致病物质。这个生物体，以后他才能去发明一种药去杀死它，或者是去抑制它，所以他要走在这个致病物质的后面。中医不是，他不在微观上去认识致病物，是在体能上认识自己的体能对于外来的异物做出来的什么反映，是以体能为本位把它排出去。

梁冬：就甭管你是什么？

郭生白：他以不变应万变，他不管你这个病毒有什么变异，你是哪个种我一概不管，我管不了，我杀死你我也不杀死你，我杀不死你，中医认为宇宙万物是共生关系，谁也消灭不了谁，如果有一个被消灭就引起一场混乱，会有许多物种要消灭。所以他在一个和谐理念上共生，共处，共融，对待疾病也这样，这是中医和西医这一点不同。

梁冬：这样的话于是就变成一个问题，一直在对抗，一直在想你变种了以后我再发明新的？

郭生白：我认为现代医学是一个对抗医学。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一个和谐医学。

梁冬：这是两种哲学观的不一样。

郭生白：导致了两个体系方法不同。一个导致了用无限分割的方法看世界，看生命，一个是由无限整合的方法去看世界，去看生命。最后一个是对抗，一个是和谐。一个是无限分割，一个是无限整合，一个是宏观，一个是微观。

梁冬：说回来刚才东西方，医学和哲学的差别？

郭生白：因为东西方的哲学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对自然是征服的态度，改造。征服这中间必然要取代它，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从大禹治水就明白了这一点，大自然只能顺应，自然的规律只能顺应，不可违背，违背必受很大的惩罚。那代价是太大了，所以这个东西方文化是最根本的差异。就导致了两个一，都是对立的，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一个是由分割的方法，一个是由整合的方法。一个是由对抗的，一个是由和谐的。就产生了两条的学术道路。

但是，这个归结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不想现在说，我想在解读《伤寒论》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说明白。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就行，比如 2003 年的 SARS，邓铁涛老兄治了 50 多例，都痊愈了没有后遗症，就这一点说明中医这个和谐的方法，比对抗的方法要好一些。

梁冬：你怎么看最近猪流感这个事情？

郭生白：我认为猪流感并不可怕，也不过就是一个流行性感冒，来了以后排出去就完了。我从来没有怕过传染病，我 20 几岁就治传染病。像麻疹、脑炎，这个我每年不知道治多少例，现在我才明白，我那时候就是用排出去的方法，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学，怎么做的？

梁冬：反正《伤寒论》上怎么说怎么用。

郭生白：我也说不出理来，到今天我都说出理来了。今天我也向大家说白《伤寒论》，就要说中医治病这个道理，把这个道理还到民间去，我想这是从民间来的，没有老百姓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一点终于被改造这四五十年是很有效的。一个青年人学两年西医，再学二年中医。到后来我没有看见哪一个能成为一个医生。中医药大学毕业了不

照样开西药吗？自己就变了。这中医啊，当然我不是说消灭，消灭不了。但是中医药大学这是一个制造中医的一个地方。那出来的都不是中医这是一个可悲的问题啊！非常的可悲！但是，我们不知道别人怎么着，我看我们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了。大自然惩罚在哪里？大家想一想，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发病人数是逐年递增啊！一年比一年数大。

但是这些病被认为是终身服药，是最可悲的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看一看国家的统计数字，我们抗战八年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这几个慢性病死了多少人。我看了这些数字，实在是触目惊心！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也没有现在这几个病死亡的人数多。而且他是每年递增而来的，他还会每年递增而上升啊！十年以后什么样啊？这个问题怎么办？现在不光是中国，在世界上是同样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危机。

梁冬：郭老咱们情绪稍微平复一下，马上就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有请郭生白老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这个人体这个生命健康的

话题。刚才郭老聊到就是为什么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反而死于那一些肿瘤病、心脏病啊，糖尿病的人数逐年递增，是这些病是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地球变化了，所以大家这个病多了，还是说治疗方法错了，所以一直越走越差？

郭生白：科技发达没有人否认。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医学，医学也发达了。但是，老百姓在这个发达的下面，忍受的是什么？三十年以前一个肿瘤花几千，万八千块钱就死；十年以后，是花几万块钱再死；现在是花几十万，几百万再死。死没有变，治疗的成本提高了几十倍。这是老百姓忍受的，这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是我们所受到的惩罚。

中医为什么在建国之初是 38 万人，到现在我们是 13 亿多人，中医反倒萎缩到 20 几万人。那时候全国的人口是 6 亿人，我们从这个数字看到了，我们现代的病人找一个中医的几率少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我们的政府对中医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我相信这个局面一定会改变。不会很久，中国人现在看一个数字，说亚健康的占总人口的 73%。这是多少啊，这是 9 亿多的一个数字。那高血压有说 1 亿 6，有说 2 亿的，糖尿病有说七千万，有四千五百万。

肿瘤有说 700 万，每年死亡 700 万，600 万。不管是多少。这是一问题，这是向医学界提出来一个挑战。谁能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敢说一定是中医！这是一个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问题。大家拭目以待。

梁冬：您有证据显示你这个判断是对的吗？

郭生白：我今天说白《伤寒论》，要把我说的话，同时告诉大家。现在我发现一个高血压、冠心病几千块钱就能治愈，不是终身服药。

梁冬：你是有这样的病例对不对？

郭生白：我有很多这种病例，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平台，我可以把这个百分数让大家看到。一个糖尿病也不过一万到一万几千块钱就能治愈，所有的药包括胰岛素都停掉恢复健康，一个肿瘤用不着做手术可以排出去，就是中医这个排异的方法。今天我现在是说白《伤寒论》，我讲完了说白《伤寒论》，我还有一部我自己作的《本能系统论》，我说完了以后，大家对于这一切就完全明白。

梁冬：你刚才说肿瘤可以排除体外？

郭生白：一定能排除体外。

梁冬：什么叫排除体外这什么概念？

郭生白：比如说这个人息肉，囊肿、脂肪瘤，肌瘤、腺体瘤，我不管哪一种是什么质量的，也不论这个肿瘤生长在什么地方，就用中药，用自主排异的方法，这个人体就有这个本能，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把身体里面的异物排出去。

我们把这个本能帮助这位患者，激发肿瘤患者这个排异的本能，就是帮助他一下，仍然是顺势利导，让他把肿瘤溶解掉排出去。

梁冬：通过什么管道呢？

郭生白：我现在对于这个问题只是一个臆说，现在没有一个平台，再去实践再去验证它，但是我看见这个肿瘤从有到没有了。我不能等着我证明了以后再治。我相信这一点如果我做不到，我的学生一定会做到。我的这个臆说我认为每一个人产生肿瘤的疾致是什么？一个是循环障碍，一个是内分泌障碍，一个代谢障碍，我现在看到三个系统的障碍发生肿瘤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把肿瘤排出去也是一个把循环障碍疏通了。把分泌障碍通了，把代谢障碍通了，整个的一个人，一个排异系统通畅，这个人就会在内分泌当中分泌出一些生化酶，什么致的肿瘤就有什么致的生化酶去把它溶解掉。比如说，溶质酶，溶机酶之类，

这里不多说。

梁冬：咱们多讲讲这个，因为听众朋友们比如肥胖的人很多，怎么能够，肥胖的本质是什么？

郭生白：实际我讲的这个是一个系统，应该讲的是一个循环系统，一个分泌系统，一个代谢系统，这三个系统能把肿瘤排出去。但是别忘记了，这三个系统能把一个人的血脂、血糖都能平衡了。

梁冬：您说的不是您的药，是人身体本身有这个能力。

郭生白：人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叫本能。但是这个本能系统由于一些组织功能障碍了，就用中医去看，障碍在哪里？帮助一下把它通开，肿瘤排除来了。

肥胖减轻了，体力提升了，或者是瘦人体重增加了，体力也提升了。如果有脂肪瘤的、脂肪肝的，脂肪肝没有了，因为整个一个脂肪代谢程序完全正常了，所以他在全身所有关于脂肪的障碍都扫除了。这是中医。

这个东西啊，不是和《伤寒论》无关，这是从《伤寒论》里解读出来的，对《伤寒论》的解读出来的一个本能论，本能论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伤寒论》没

有治肿瘤的，治糖尿病的方法也没有，治冠心病的方法也没有，但是《伤寒论》有一个系统，一个本能系统，本能系统出来了以后，就是把《伤寒论》给发展了。

梁冬：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伤寒论》里面在讲到现代人的很多很害怕的各种慢性病，恶性病在《伤寒论》里面没有解释，也没有方法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汉朝的人就不得这种病呢？还是这部分给丢了？

郭生白：这不是光医学的问题，你看在古代，中国的冶金术。吴王剑多风靡。

梁冬：就是吴王的那个剑？

郭生白：对。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没有留下理论。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特点。

梁冬：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郭生白：这个原因是什么？我想说也只能是臆测，这个证据拿不出来。

梁冬：那您就臆测一下？

郭生白：臆测一下就说《伤寒论》，他儒家说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他让你多做，把好事做就行了，说不说没有什么关系。你看，哪个都是这样，而且他

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他说述而不作，“作”是创作，“述”是说别人的东西。所以一个时代并不都是好东西，他为什么不鼓励多做，少说啊。他说，“述而不作”这是一种美德。我不承认这个是美德。但是他是“敏于行而讷于言”有这么一个结果。你看我们对《伤寒论》，《伤寒论》没有道理嘛？不是。他既然是有一个法，法是从哪儿来的？法是从理来的。理是从哪来的？是从道来的，那道是什么？仔细一想，这叫溯源，看源头是什么？源头是道，道是什么？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中国人儒家、道家、释家，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和谐。和谐从哪儿来？从“天人合一”来。

梁冬：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慢慢接触到一些更意识形态和更高深的东西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和大家阐述法从理来，理从道来，道从哪里来？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刚才郭老讲到《伤寒杂病论》讲到很多的方法，讲到很多理，但是这些法和理从哪里来？是从道里，道又从哪里来？

郭生白：我说这个方法，这个方，方剂，从法来。方法是从理来，理是从道来，那么道是什么？先说道是什么？从天人合一来。天人合一这是东方人的一个

无限整合，宇宙万物一体，那么人的，人就在其中，可是人的，人中也有一个道。这个道是什么？是规律。一个什么规律呢？这个规律就是生与死，生是什么？阴阳和德，阴阳两个物质，两个属性，和起来就是生命。阴物质是有形，有色，有体的，有质。阳物质无形，无色，无体。只是一种动能。动，这个动能也可以叫能动。

梁冬：能动。

郭生白：所以能动你看不见，他必须是覆在物体上，这个物体一动，你才看见生命，如果这个物体没有能动，你看到它是一个物质。

梁冬：我可以不可以这样举一个例子，我理解一部汽车它有轴承，有机械，有油，有这些东西停在那儿这些东西都称之为阴，你一点火把它打着了开始驱动了，它能走了，它因为有了能量，它能走了，它有是阳，但是这个阳是覆着着这个车走你才看得见，要不然没有看不见，是这个意思吗？

郭生白：对是这样，但是汽车啊，机械和生命不一样，这个生命有生命的特性，它能一样，一旦两个属性和起来以后，这个生命开始，这个动能与制造他需要的物质。

梁冬：这个很重要。

郭生白：这个物质又产生了能动，能动又产生生物质。物质又产生能动这叫什么？中国人叫“阴阳互根”。阴阳互根，互这根本。阳的根在阴，阴的根在阳，这是生命。

梁冬：所以人和车是不一样的。

郭生白：车是要人加上油，发动起来，它就走，油完了它就不走了。人不是，人一旦合成，几十年，一百年，一百多年，如果不去伤害他，他也许会 200 年，没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有病死的。这一点是不错的，这是人和机械的不一样。

这个大自然、这个生和死，是阴阳合德，阴阳离绝就死，你看这个物质，这个不动了就死了。没有动能了。死的他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物质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完了。所以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和谐的。这个万物的生存依靠什么呢？这就必须有条件的。他是互相依赖才能生存的，看看大自然的万物。羊吃草，牛吃草，狼吃羊，更猛兽吃狼，草没有了，羊死了，羊死了狼也死了。他这个万物是一个共生关系。我说这是一个相互依赖而生存，这是一个运动，是动态的，是活动的，天天在动。

梁冬：这个东西叫道？

郭生白：对，这就是道。之间光是依赖不行，没有制约不行，没有制约这个羊越来越多，把草根都吃掉了，草没有了，羊死了，羊也没有了，所以如果说生存必须有一个制约，你看看万物都是相互制约的，相互制约到什么程度——均势，一个动态的势力，差不多，平均，一旦不平均他就要变化，老是一个动态平衡，这是一个运动，这是第二。

第三个运动是相互变化而常新，你看每年的花和每年的草都不一样，每年的人也不一样，相互变化而常新是宇宙万物的一个运动。还有一个，这个还不够，终始四序而永恒，一个物体要永恒存在，必须有终始四序，就是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孙，永恒存在。

当然刚才说过那个阴阳离合而生杀。这个宇宙万物有这么五个运动。这五个运动就是五行，这就是五行，没人说是金木水火土。那金木水火土是后来人说的。他愿意怎么解释随便。不是有人说红豆、黑豆、白豆，心肝脾肺你随便说。但是我希望你凡是要想说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一定是对人类有好处，一定能够验证是真的，你说红豆补心，你用红豆补补心大家看看，真能补心那好，你这个理论是真实的。

梁冬：“补心”就是心脏的“心”？

郭生白：心脏的“心”。心肝脾肺肾，心是红的，肺是白的，脾是黄的，肾是黑的。五脏、五色、五果、五味、五书什么都是五。用五种物种去解释世界，解释不好，我这个阴阳五行是用五个运动去解释的世界。解释的人体，那么对于这些个病的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肿瘤可以用五行这五个运动去思维得到了方法。

梁冬：但是你又不是很机械地把它看待。五行就是五个运动而。

郭生白：机械的东西不是生命，刚才你说那个车，汽车多么好的它也不是生命，它是机械。人多么大的人，多么小的人，从总统到乞丐都是一样的，是生命。这个东西我说是天人合一的和谐，阴阳五行的均势。因为它是动，它是行，我们要用“势”。是物质，我们可以用均，有重量的东西我们可以用“衡”，因为他是运动，我们最好说均势，这是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是天人合一和谐的理念，阴阳五行的均势思维，认识生命规律，顺应生命法则，保护生命，完善生命，这是中医。

如果不是在这个思维里，不是在这个行为里，就

不是中医。我这是对中医的一个界定，现在谁都说谁是中医，有的一个中医，给一个女人吃换胎药，试问这位算不算中医？

梁冬：换胎药？

郭生白：我把这个胎给你换成男的。

梁冬：就是本来怀的女孩，吃了这个药就换成男孩。

郭生白：本来怀的什么不知道，我给你吃药让你生男孩。太好了。他算中医吗？

梁冬：他用的中药吗？

郭生白：他用中药你用什么药没有关系，他说我也用中药，我说他不是中医。

梁冬：为什么？

郭生白：他违背了生命规律，你怎么算中医啊？这合乎宇宙万物的和谐理念吗？她怀着什么孩子生什么孩子你干吗给她换了？你要改造自然啊，中医没有想改造自然的，都是顺应的。再说，能吃换胎药能换吗？你这不是骗人吗？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把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中医这个筐里头，干嘛呀？中医是这样吗？我反对这个做法，一些

骗子也算中医，但是中医要有一个界定，什么是中医？刚才我说这个一定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阴阳五行的均势思维，去认识生命规律，顺应生命法则，去保护生命，完善生命。我对中医这个界定，是这样的是中医，不是这样你先别是中医，你学好了你再是不晚。

梁冬：好了，非常感谢郭老在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在分享了一些关于《伤寒杂病论》还有中医之道的基础知识，其实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起来觉得还有一点点不懂，我的观念是这样，因为我跟郭老已经接触过好多次，我的经验是这样的，听不懂没关系，慢慢听，慢慢听，有那么一两个月，你就慢慢理解了。你就会发现你就像少林小子一样，刚开始是绑着沙袋跑，跑着跑着有一天你突然觉得你跑起来箭步如飞，把沙袋去掉，你就能飞檐走壁了，所以花一点点耐心去理解郭老讲的什么叫生命，为什么汽车不是生命？因为它不能够阴阳互根，他这个动能它不能转换为物质，但是我们人体动能是可以转换为物质的。这就是生命和汽车的最大区别，好了，感谢郭老今天晚上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我们期待下一周聆听郭老的智慧。谢谢郭老

发现生命太美——梁冬对话郭生白（第二讲）

梁冬：是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国学堂，我是梁冬。从在本周之内，继续邀请 83 岁的民间老中医郭生白先生，他也是第四代行医，临床 61 年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中国文化，以及关于中国人对疾病健康等等的看法。

在上一周的时候，郭老和我们分享到关于什么叫道，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我能说一个车它也是有阴阳的它也有钢铁，有轴承，也有机械，那些成型的部分叫阴，它有动能它跑起来了，叫阳，但是为什么一个汽车不是生民呢？是因为它这个阴阳还不能转换。虽然汽油是一个阴，点着了以后变成了火，变成动能，可以推动这是由阴可以转阳，但是它这个阳不能转回来阴，所以呢，汽车仍然不是一个生命，但是人是什么人我们身上的能力又可以转化为物质，物质又可以转化为能力，所以郭老在上一周的时候就有人和汽车的区别来说明这个人的生命和道之间的关系，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地有趣，当然在上一周不仅仅有这些内容，其实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我们也把多它整理文字，分别在百度的贴吧梁冬吧，郭生白吧，以及你可以百

度一下郭生白博客，在郭老的博客上面也有。

那今天我们继续邀请郭老和我们站在一个纯粹纯正的中医角度来看，什么是疾病？什么是生命？郭老有请。

郭生白：我在说白《伤寒论》以前，我想提出几个词语，解释一下大家把这个词语对于过去怎么理解和现在怎么理解，咱们统一一下概念。

第一个我谈疾病。疾病我们说的太多了，疾病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就说是疾病是什么？我们从这一方面考虑，疾病是外界物质，生物体以及非生物体侵入到我们的肌体引起我们身体、生命本能系统的排异反映。我再重复一下，疾病第一个是身体外界的致病物质侵入到肌体之内，引起我们身体本能系统地排异反映。那么排异反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与生命俱来的，一同本来就有的一种能力。

比如说我们的大便、小便、饮食、出汗、打喷嚏、

咳嗽、呕吐等等这是属于我们身体的一个本能系统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分疾病。另一部分疾病是我们身体内部各个脏器组织由于种种原因发生了功能性的活力下降或者是调节失常，这一些反映，也是疾病。

梁冬：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郭生白：这个可以。比如说，感冒、麻疹、肺炎，这种外界生物病源体侵入到我们体内引起的发烧，发冷，咳嗽、出汗，或者是不大便，呕吐，这是外源性疾病，这是外界致病物质侵入肌体引起的排异反映。

梁冬：就是外面来的不见得都能致病，不见得都能导致疾病的？从身体以外进来的東西？

郭生白：从身体以外进来的一些致病的物质。我说的是致病物，不包括饮食，不包括呼吸是能引起疾病的那些物质。疾病，是一种现象。它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就是因为出现这些现象这是对医生发出的信

息。医生要从这些现象来头看出来是外原性疾病，或者是内原性疾病。

梁冬：所以你说发烧这些都不是病，或者是发烧不是病的本质，发烧只是病的现象。

郭生白：对我说是一种排异反映。

梁冬：它只是一种现象，那本质是什么呢？

郭生白：它的本质啊，我们今天说感冒以及其他传染病引起来的发烧。这发烧，有两种，一种是有热无汗同时发冷。

梁冬：有热，同时怕冷。

郭生白：有的是有热的，就是发热不怕冷。

梁冬：对。

郭生白：反倒怕热，这是两个大系统。有热无汗与有热有汗，这么两个系统我们把这个叫热型，热的类型。因为这个热的类型它虽然是一个现象，它也有本质的东西。比如说，发热无汗这一个，全身颤抖它这个无汗是在颤抖中产生的，这个颤抖是在制造体温，提高体温，因为它的体温不足支持他发汗，他要继续提高体温。所以这个发烧和无汗是一种排异的能力，我们对这个排异的能力看出来它的方向是什么，他要出汗就是他要从汗腺把病毒排出来。那么，医生认识到这一点给他一点帮助他出汗的药。汗出来了，致病物质排除来了，病好了。

梁冬：所以你看有一些病就他要发烧你就不能让它不发烧，一退烧反而又麻烦。

郭生白：不是麻烦，假如一个流行性感冒发烧到40度，41度，你不管你是用冰袋，你是用酒精，用物理性降温你或者是用激素强迫他降温，第二步必

是肺炎。

梁冬：为什么？

郭生白：因为你把他的排异反映破坏了，他没有能力再往外排了。那么这个病毒就留在肺里，为什么？你那个酒精是擦在他身体的皮肤，你那个冰袋也是接触他身体的皮肤，他肺你接触不了，所以这个热出不来，就留在肺里，必是肺炎。

梁冬：那如果热到 40 多度会不会烧昏掉了？

郭生白：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他会，我们也不说他不会。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帮他出一下汗就好了。我们是让他好病，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去让他好病来研究他的体温，不是，我们看他这种体温，我们感到这个人排异反映很强烈，一出汗就好。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个体温要延长多少时间能有危险，多少时间不会有危险。这个毫无意义。

梁冬：请允许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刚才郭老讲到很多的病呢，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身体感染了病毒，那我们的身体呢本身是很聪明的，它要把温度提高，要把血管，那个毛细血管扩张，要出汗，然后要发热，发热实际上就是出汗的前奏，如果把这个，汗出来这个病毒就会跟着这个汗出来，其实身体反而健康了。但是有一些医生会认发热本身是一个疾病，而不是这个一种自然的反映于是就去降温，这个温度一降，你用冰袋一敷在身体表面上，他这个病毒出不来，反而转移到肺里面，于是形成肺炎，所以就说明很多小孩子啊，他发烧的时候父母给他马上去打退烧针，在医院里面是越弄问题越大。本来是一个简单的感冒发烧，后来转化成了肺炎就是这样一个很奇怪的，就完全因为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哲学而带来的问题，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请郭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我觉得中国文化里面这种因势利导的哲学啊，其实应用到这个刚才郭老讲到很多疾病的话题上很有意思。是吧？本来他这个身体发热就是要出汗，他就有这样一个方向，中国的哲学呢是让它去，所以你帮助他发汗，但是如果你非要跟他对抗，你非要拿着东西压着它的话，它反而转成肺炎，所以郭老常常说，他看了很多的小孩子的这些肺炎，全部都是因为强行降温导致的。倒行逆施嘛。

郭生白：对，不但是流行性感冒，在 50 年代，以及进入 60 年代，在乡村的流行麻疹，死了太多的孩子。都是因为退烧。

梁冬：那个时候您就是医生吗？

郭生白：那个时候我就是医生，在我治疗下的没有一个死亡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每到一个病孩子家里，我先说的第一句话，我说“豆疹无死症，只要是死，就是我的过错，你们放心”。豆疹就是麻疹。

这个麻疹和感冒不一样，感冒是用发汗的方法，麻疹不是，麻疹是从透表。

梁冬：什么叫透表？

郭生白：这个透表不是发汗，而且是忌讳发汗，为什么这个麻疹忌讳发汗呢？

梁冬：就是不能发汗。

郭生白：不能发汗，发汗会导致病情恶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本能系统论这个理论当中得到了解释。以前只是知道，麻疹不许发汗。怎么办？瘟病学讲叫透表。这个叫戒表，那个叫透表，这个小有区别，但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这个透表是不要用发汗的方法，不许用凉药，太过寒的药不行，中医有经验，过寒的药麻疹排不出来，这个排异排不出来，叫“冰伏”，病毒因为你用寒凉把它潜伏起来，他不出去了，必死。所以叫透表，用什么方法？用向外排不是汗，

是用活血的方法。

梁冬：什么意思？

郭生白：让血出，一个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出一个疹子，是用这个排毒，是用这个排异。

梁冬：就是搞一个让他出血。

郭生白：他自己出，你只要是用活血的药，用辛凉透表的药，他就出一个疹子，疹子结一个尖排出毒，疹子就好了，麻疹就好了。一个也不能死。没有死的人，就是排异。现在我们知道麻疹是用毛细血管往外排异。

梁冬：麻疹本身就是一个疹子了，那他再出一个疹子，是出的别的疹子。

郭生白：我就是说他这个疹子，这个疹子要出来

了，这个人不死。这个疹子要是出不来是必死。这个孩子死了以后这个疹子还得要出来。死了也得出来，这个生命啊，就是这么，这个生命本能就是这个样子。

梁冬：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麻疹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

郭生白：现在也叫麻疹也是一种病毒。

梁冬：但是它是不出疹子的？

郭生白：他不出疹子他就死。出来就好了。

梁冬：也还是刚才那个理论，排异就是说对于某些感冒来说，得让他出汗，所以我们的中医因势利导让汗出来，对于像麻疹这样的病呢他又不能出汗。

郭生白：他也发热。

梁冬：他也发热但是不能出汗。

郭生白：他是一阵一阵发热。他的口腔是干燥的。
他要是出汗，导致血液浓重增高，不利排毒。

梁冬：所以他不能。

郭生白：他不能出汗。

梁冬：他得出血。

郭生白：他要一出汗这个血液浓重升高了，他对于这个血液流通就发生不利。也就不利于排毒。

梁冬：所以他叫出疹。

郭生白：他要发疹。要透表发疹用活血的药，用透表的药

梁冬：哪一类药呢？

郭生白：你比如说这个透表的药，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这一类的药。活血的药牡丹皮，紫草，红花，赤芍，用这一类活血的药。

梁冬：好说回来，郭老您在名词解释什么叫疾病，你说很多病。

郭生白：这是一类地属于外原性疾病。外原疾病不仅仅是病毒和病菌，比如说馒头说多了，米饭吃多了，吃太多了，存在胃里下不去发烧，这孩子发烧。

梁冬：就是吃撑了。

郭生白：这个发烧无汗，就是发热无热。你看他有腹胀满，心下痞，痞是什么？心下里头有气体，一敲你是气体的声音，这个怎么办？还是排异，不是说

必须得是致病生物，非生物也能导致疾病。

梁冬：馒头吃多了以后？

郭生白：馒头吃多了以后消化不了，产生腹胀发烧。用通便的方法。

梁冬：拉出来就好了。

郭生白：往往这个孩子一进医院是退烧，退烧退不了。三天五天退不了，什么时候一拉屎什么时候就好，拉不出来屎就好不了，叫排异。

梁冬：就是很多人把发烧当做疾病。

郭生白：对。

梁冬：在您看来发烧根本就不是病。病的一种现

象。

郭生白：对一种现象。

梁冬：什么是病呢？这个病是外原性，就是从外边身体以外来的，不管是细菌也好，馒头也好，堵在那儿了，卡在那儿了，或者怎么样，形成的一种不舒服，那什么是病呢？病的本质是什么？如果发烧不是病，发烧是现象的话。

郭生白：在外原性疾病这个疾病是排异反映，是排异本能系统的排异过程。一种现象。再一个是内源性疾病，这个内源性疾病就是身体内部各个器官、组织发生的功能性障碍或者是功能性紊乱，这叫内源性疾病，那么这个疾病他发生的是什么？比如说高脂肪，脂肪代谢发生障碍了。

梁冬：糖尿病。

郭生白：糖尿病，葡萄糖代谢发生障碍了。

梁冬：肿瘤。

郭生白：肿瘤是另一个。肿瘤也算内原性疾病也可以说，肿瘤。所以它的反映是什么？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内原性疾病。第一个这些病没有排异反映。这些病都是功能性障碍，这个任何人都可以知道。体重、身高相差太多，大胖子或者是太瘦，过于，过于消瘦，身体疲劳，甚至身疲体倦，这种疾病我们一看就是内原性疾病。是内部发生功能性的障碍。这个疾病是什么呢？是功能性障碍出现一些反映。

梁冬：就是内部各个关节，各个环节之间协调不好？

郭生白：是的。

梁冬：不工作了，或者消极怠工。

郭生白：慢了。

梁冬：无效率。

郭生白：对，这是内原性疾病。内原性疾病是内部肌体功能之间发生的障碍。疾病是什么？疾病是这两类东西。

梁冬：一言以蔽之。今天我觉得起码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分成两种，一种是从外边的原因导致的，一种是自己身体内部各个器官协调不好导致的。如果这么一分的话，就像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厕所所有多少间，分成两间，男厕所和女厕所一样，如果这个东西叫阴阳，中国人用阴阳的方法，把事物通过这样一种标准来进行的区隔，这样一分格物致知。把东西格式化，格开以后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解决，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郭生白：对。太好了。

梁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跟郭老学习最简单的看待身体和疾病的方法。

郭生白：这么说明白了吗？

梁冬：我明白了。

郭生白：一会儿说太阳阳明本解释就知道了。阳明就是用大便往外排。用吐排。

梁冬：明白。

郭生白：太阳（病）就是发汗，还有小便，反正往外排都是阳性。太简单了。

梁冬：好，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刚才和郭老师请教的问题的时候聊到一个话题就讲到底这个天底下的病怎么分？有的时候分的太多，这个病，那个病，一列出几千，几百种，往往让人觉得很复杂，实际上事情这个世界往往可以一分为二，用中国的传统智慧，从《伤寒杂病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分得病就两种，一种是外原性疾病，一种是内原来性疾病。外原性疾病就是外来的甭管吃一个馒头吃多了，病菌、非病菌啊，诸如此类反正让身体不舒服，这叫外原性疾病。通常外原性疾病身体本身是有灵魂和智慧的，来了让自己不舒服的东西就把它排出去。不管用什么方法排，出汗也好，流鼻血也好，吐，拉屎，拉尿等等等等出血等等，总而言之把它排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有发烧啊，他会怎么样，很多人以为一看见发烧，一看见发热就认为不行了，就赶紧去降温，反而损害了我们的身体，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其实好的中医最重要的事情是面对外原性疾病是因势利导，顺手把它排出去，本来呢要排排不出去的时候帮一下就出去了，所以对于那种外原性疾病，流行性感冒什么一发烧，一降温反而是一个问题，你就让他把汗发出来。当然有些是不能发汗的，有些是要出疹的，比如麻疹，它是不能发汗。那么用什么办

法把它排出来，要让他出一个疹子这个疹子出来出来，他也就好了。但是如果不出疹子还是发烧的话，那有问题，再比如说吃多了以后，胀在肚子里面然后有些小朋友开始发烧，父母就以为要退烧。越退，退来退去退不下去，其实很简单，把吃到肚子里面多的馒头拉出来，他自然烧就降下来了。

所以这个外原性疾病就是很简单了，那刚才郭老又讲过了，什么是内原性疾病呢？就是肚子里面的各个功能分泌功能，调节功能，吸收功能等等它自己运转不好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运转不好，其实可能都不那么重要，重要是你让他重新运转回来好了就行了，有的时候。那么糖尿病也好，肥胖也好，亚健康也好，全部都是该分泌的没分泌，该吸收的没吸收，该配合的没配合导致的问题，郭老您觉得我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吗？

郭生白：可以。

梁冬：肯定是还有很多不足，就是你多批评，我

们用比较外行的话就是理解一下。

郭生白：这就可以。

梁冬：您继续说。

郭生白：我再解释一个常用的词语，整体观念。这个整体观念是中医的一个专用的词语。中医在临床往往说整体观念他这个整体观念第一个意义他就说他不是用分割的观念来看。来看疾病，来看人体。这个并不是整体观念的那个真正的含义。

梁冬：好，是吗？

郭生白：整体观念第一个他不是对一个疾病刻意的用整体观念来看，那么什么是整体观念呢？

梁冬：对啊。

郭生白：整体观念从来就没有一个界定，什么是整体观念。到什么程度算整体？所以，这个整体观念非常需要解释清楚。要不然的话都说整体观念，十个人说的十个整体观念，绝不是一个意义。

梁冬：对，大家用了同一个名词，指向不同的东西。

郭生白：我在解读《伤寒论》之后，发现的本能系统，发现了本能系统以后，我知道自中医是怎么看病的？是怎么治病的。怎么把病治好的？看明白了。看明白了这一点，我同事明白了什么是整体观念。整体观念并不是刻意地要用一个什么什么观念我去做些什么事情。不是。这个整体观念是中医你想离也离不开，你想抛弃也抛不掉，你一动一想一坐，必然是在整体之中。他形成一种自然的观念，我具体说一下这个。怎么他就是离不开，扔不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病在什么位置上看？我们站在人的体能上看病。那么这个体能是不是这个人的整体？这个你怎么你也分离不出来。体能就是人的整体。缺哪一点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能。

梁冬：什么叫体能？您指的体能是指什么？

郭生白：我说的体能首先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比如说我们从用原性疾病看，看感冒，看脑炎，看非典，看流感，不管你看哪一个病你看到的是什么？一个现象。就是叫疾病的那个东西，那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是排异本能的反映过程。这是不是整体。一个排异本能你好象是说这不是一个整体。其实不然。我问你这个血管要扩张，血压要提高，心脏波动要加强，他要发烧，发烧是多少组织动员了多少物质才能发生的一种现象。他还要汗腺的分泌，等等，这些器官，这些组织一个和谐的谁也不快，谁也不慢，谁也不早，谁也不晚，谁也不高，谁也不低，出现一个非常和谐的活动，谁组织的，这里有一个共生性，这不是整体，离开身体的哪一部分也完不成这个程序。

梁冬：就是一个所谓把汗排出来，他实际上是在身体内部已经很多，多兵种作战。

郭生白：多器官，多组织在统一的调配，非常复杂，非常秩序一个共同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整体。看病是整体观念。

梁冬：重点是这一些完美的配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各个多兵种他不是由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器官统一指挥的，这点我觉得很神奇。

郭生白：这个人的生命整个的宇宙所有的生命没有一个不是神奇的。你去看去。哪一个不是神奇。

梁冬：所以《圣经》里面讲万事万物互为效力，这个东西讲得很对。

郭生白：中医讲的相互依赖而生存，相互制约而均势，相互变化而常新，终始嗣继而永恒，阴阳离合而生杀，这都是一个整体，你看说了五个，是五个性质是一个整体。排异这是一个本能的系统，实际上有多个系统在同时工作。这不是一个整体吗？看病，认识病是一个整体，我们在思考用一个什么因势利导的

方法的时候，还是一个整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排异系统，我们面对的一个整体。我们用一个什么思维？我提出来是系统思维，哪一个制约着哪一个，哪一个依赖着哪个，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

梁冬：互为因果。

郭生白：互为因果，也就是说这个因是那一个的果，那个果是另一个的因。而且是动态的，这又是一个整体。

梁冬：所以生命真的是很神奇，很美妙。

郭生白：所以中医，真正的中医那用这个界定说，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阴阳五行的均势思维认识生命就是认识的整体。以整体的思维认识一个整体，在治疗上也是一个整体，结果上还是一个整体的参与。不留下任何疾病。这就是一个整体观念。

梁冬：是的，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探讨了为什么人类在某一个阶段开始把问题分得那么细，这可能跟牛顿的物理学有关，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稍微休息一下和大家详细解释。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国学堂。之前我碰到一个朋友，郭老我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这个朋友是这样讲，他说这个牛顿物理学，其实不仅仅一个物理学，其实因为牛顿物理学发展导致了这个世界过去几百年来产生了一种观念，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分开，拆开来解决，然后和到一起还能够和在一块，就像一个机械这个地方坏了，你把他抽出来，把他换上，装上去就可以了，但是这是，因为牛顿物理学他是一个机械物理学，去到更动态，更多元化的这种，离子的这种关系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计算了。于是就不行了，而且他忽略了每一个局部之间都是独立有生命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他想讲的就是说其实在牛顿物理学之前，人类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是很完整，是过去的几百年来，大家可能习惯于

认为世界可以拆开来看。但是呢，中医呢在牛顿发明这个，牛顿物理学之前，中医已经是完整的体系，他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没有说只解决局部就能解决的。要解决就全部解决是这样吗？

郭生白：我想不是我们想这么做，我们想要一个什么，不是。中医从来就不是说自己想怎么着，不是。他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为，他一定是按照自然法则去顺应自然法则做的。所以，他的成功是完美的，他成功是百分之百的。

我认为这个物理学也好，化学也好，看起来和生命有关，但是只能是有关而已。他跟生命绝不是一回事。生命要比一个物理学要复杂得太多。

梁冬：起码是比我们现在理解传统的物理学复杂太多。

郭生白：我说这个整体观，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我们去认识大自然，同时认识了整体观。我们在

无数次多少代人认识一个整体，多少千年形成的一种观念，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整体观。我证明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比如说，我用自主性调节治疗内原性疾病。有这么一个病，也是常见的，糖尿病、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

梁冬：听起来好象是不一样的病。

郭生白：脂肪肝，肾囊肿，前列腺肥大，还有间歇性勃兴（音），还有风湿。

梁冬：痛风算不算？

郭生白：就是风湿病。

梁冬：痛风算不算？

郭生白：算。这么多病，包括白内障，玻璃体浑浊，溃疡。

梁冬：这些病都是一种病吗？

郭生白：这些病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人身上病发，我的用治糖尿病的方法一张方子，吃，逐渐这些病一个一个没有了。到七个月，通通的没有了，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囊肿没有了，风湿病没有了。我简单地说，一个整体的健康出现了为什么一个要出现了这么多的疾病的痊愈，出现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健康，这是大自然给我们一个整体。

梁冬：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祸不单行，其实为什么祸不单行，因为说当这个事情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做事情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了，他不在这个地方碰壁，还在别的地方碰壁，老碰壁，因为他不是碰了这个壁的问题，不是这一次碰壁的问题，就是他跟整个节奏跟那个事情发展的节奏不一样。

郭生白：他的祸是因为他的错误，第二个还是他的错误，他屡犯错误他就有屡次有灾难降临，所以这

个我说这个整体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大自然给我们这一个，为什么给我们这一个整体。

梁冬：有意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郭生白：因为我们是遵照了他的意志，接受了他那个治病的整体，我们哪一个病也没有治，我们就治了他一个，生化系统，一个生化系统恢复正常，所有的疾病都没有了，这是他给我们最后的一个整体。我们中国人觉悟了，就始终就拥抱着这个整体观念。哪怕是我们军事家，哪一个整体观念要完美，一定是一个常胜将军。我们中国的军事也是像中医一样，也常常有人把中医治病如用兵。一个好的军事家也像治病一样，他的思维也是这种整体的思维。所以我说中医的整体观念不是一个简单地东西，用两句话去解释不是，我们是从大自然的观察，多少代人，多少年形成的一种观念，就是整体观念。我们用这种观念去看病，去治病我们得到的回答也是整体的痊愈。非常有意思。

梁冬：对，所以佛经里面有一句话叫：“万事万物皆和合。”就是我们看问题，你以为一加一等于二，把一拆出来部分解决了，把二拆出来解决了，似乎你就能把两个东西解决了，往往不是这样，往往是你把二解决了，这自然一和一，一和其他的东西也都慢慢解决，你说这个东西我怎么描述好呢。相信大家只能随着这个成长的过程慢慢慢慢去体会。郭老您继续往下。

郭生白：这个整体观念我想说到这，我最后还有两句我屡屡的看到这种整体的痊愈，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叫《论系统效应》。因为我研究的是本能系统，本能系统所以我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本能系统，那么我得到的疗效回答是系统效应。

梁冬：所以。

郭生白：我非常满意。

梁冬：所以前两天，前两天我有一些朋友去找郭老看病，发现这个病郭老也是用这个方子，那个病郭老也是用这个方子，用差不多的药，很多人就怀疑就问说是不是有问题？怎么郭老治什么病都是用这一张方子，其实郭老根本就不是针对这一个病来治，是治你为什么导致这个病的系统气机，你去调节那个，自己调节好了，自己把问题解决好。对吧？

郭生白：是的。我现在我再提一个，本能系统这个词语。这个词语在过去的中医的典籍上是没有的。这个词语是我在研究《伤寒论》，发现了中医这个核心理念是在一个生命系统当中的五个本能我解释了这五个本能，写了一个《本能系统论》，我解释一下这个本能系统，这个本能啊，这个本能这个东西，本来是一切的生物。与生命同时发生的一种能力，不光是人，一切的动物，一切的植物，哪怕一个细菌，一个毒珠，都有他自己的本能。这个东西是很平常的一个东西。我们把这个能力叫本能，比如我们大便小便，呕吐，喷嚏、吃饭、喝水、出汗等等等。

梁冬：看见美女想看一见，那都能算吗？

郭生白：这也是本能，当然也是本能。这个东西我们叫他本能，比如说这个哺乳动物一生出来就会吃妈妈的奶。

梁冬：他自己都找得到奶头。

郭生白：对，他就知道怎么顺吸，没有人教给他。这个鱼一生出来就会游泳。

梁冬：我们生下来就不会游泳。

郭生白：对，任何的生物都是一样的。在生命中，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当然，人这个高级动物他的保护自己的本能是比其他的动物更完善一些。这个本能我们发现呢，在医学上的本能，我们发现了五个，第一个是自主型本能，比如我们的胃在蠕动，心在波动。

梁冬：自强不息嘛。

郭生白：肺在胀活。我们一切的组织，一切的脏器都在活动着。每一个细胞都在活动着，谁让它活动的，它自己。是自主的。

梁冬：这个有意思，有意思。

郭生白：你说这么多的脏器这么多的组织，他们之间有相互很复杂的关系，那么协调一致这是很难的。

梁冬：对。你要搞这么一个机器做出来。

郭生白：非常的难的。哪怕是一个细胞的活动大家都是一致的。那么谁组织的？这里一个东西，也是一项本能，我叫它叫共生型本能。你比方说我们在吃饭，我经常跟别人说话，一边说一边吃，哎呀吃呛了，有几个饭粒一下子上气管去这受不了，这是为什么？本来它不该去啊，甭管我用心用不心，我就觉得我就咽，我一咽它就把那个气管就关上，这回它没关闭啊。怎么？这个共生性出现了一点毛病。所以这是一个本

能。共生型本能，就是所有的器官的组织者协调一致的区活动。你看大风一来，一粒沙粒碰到我们睫毛了，我们就把眼睛闭上了。有一个小微粒进去了，我们眼泪就出来了，要把它洗出去，你看这个共生性多么完美

梁冬：就是一个身体彼此之间互相配合绝不是一个机器啊。

郭生白：那差得太远了。

梁冬：差太远了，所以人家说上帝造人，如果不是上帝的话你说他自己能搞那么协调，这想起来，你平时你不去认真想而已，你一旦在想。

郭生白：我说不是上帝，谁啊？人自己，这以后我要说到这一点。

梁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最后一

节，今天郭老和我们把他的这个一生所研究的绝学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其中核心就在这个词上面，大家记住就是在本能系统这个字上面。好。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其实中国文化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个整体性，但是这个整体性又是由这个中间的每一个环节自我的完美所形成的，这个完美互相配合，这个配合还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能够互相配合，真的太了不起了，我们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越做这个节目就越觉得有趣，而且越觉得对生命充满了敬畏。郭老特别提到其实我们生命有几个本能，这几个本能是可以逐一呈现给大家，它的完美性。第一个就是自主性本能。是吗？本能的自主性。

郭生白：我刚才讲到，共生性，本能一个自主性本能，一个排异性本能，一个共生性本能，还有一个应变性本能，这个应变性本能呢，他对我们的生存非常的重要。我们一旦生存环境改变，我们的应变性本

能就会改变我们自己去适应自然。我说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朋友北京的，工作需要到西藏，要到高原去工作，他一到高原，就出现了缺氧的反映。

梁冬：对。

郭生白：很难受，那时候他去的时候检查身体他血液的红色素是 13 克。他到了西藏，在高原上受不了。但是，需要工作一切要服务于工作，每天在忍耐着高原缺氧去工作，二年不到，他感觉很舒服了，已经没有缺氧的感觉了。我说你这是你的应变性本能改变了你自己适应了自然了。他说你说的非常的对。我两年回来以后验了一次血，我的血液红色素是 20 克了。这就说我们身体的应变性改变自己适应自然，这是没有错误的。

就拿现在我们的体育讲，我们拿冠军这些朋友，他怎么把他的身体的能力提高到世界第一。那就是天天锻炼，年年锻炼，身体改变了自己。

梁冬：用刻意的方法折磨自己。最后让自己。

郭生白：适应了一个新自然环境。再一个是守个性，守个性就是我们宇宙万物永远是万物。猴子的儿子还是猴子。孙子的孙子还是猴子，所以它这个遗传的个性是不能改变的。

梁冬：那当然达尔文讲这个《进化论》你怎么看？

人是从猴子进化过来的这样子。

郭生白：这个猴子变人这个我不去跟他谈这个，但是我说这个守个性这是准确无误的。从守个性上说，一万年，几十万年猴子变不成人，人也变不成猴子。但是这个人是进化的。人的进化是在自身上完善起来的，并不是我们变成什么。比如说这个本能我们不知道用了多少万代这个本能逐渐地严谨到了我们今天。这不是几十万年能看出来什么变化来。我看这一点这是不能错的。

你比如说，这棵大树要和人比它差多了。它也有本能，它也能改变自己。这个大树有没有语言，我不敢说，我想它一定是有思想的。

梁冬：为什么这么说？

郭生白：我说一个现象你怎么解释？你看后海那儿有几棵柳树，它种在前头是房子，后头是背阴的地方，它呢拐着弯的去找那个阳光去。靠那边的不长，就长这一面，你说它要没有思想它怎么知道哪儿有阳光呢？我知道，这是会怎么回答，但是我还是要问，你怎么证明它没思想呢？我能证明它有思想，它找阳光，这是它这么想的。我不是树，我不知道它这个想怎么想。

梁冬：子非鱼。

郭生白：但是我看到了每一棵植物都向着阳光。而且，还都向着水源长它的根，它向阳光长它的叶子，你看看哪棵树，哪个植物不是这样的。你要说它

没思想，那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不是树你怎么知道它没思想。

梁冬：这就是老庄的子非鱼。

郭生白：不是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会快乐，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这一个我比他那个要朴素得多。他那是一种辩。

梁冬：辩证的“辩”。

郭生白：这个我们这种现象这是一个生命现象，起码他是一个生命现象。这个植物啊，它到底它这个进化到了一个什么水平，我不是植物学家，我不敢谈这个，但是我知道植物如果说这叫思想，也会有思想的。所以我们对待一个植物，我自己我并不觉得我比它高多少。我觉得我跟它是一样的。他们常常跟我谈这个问题，哎呀你如何如何说，我说我和你一样，咱们两个跟那棵草也一样，不过它开花我不会开花。我们是个什么玩意，我们做的什么玩意的事情，大家都

一样。他说你这不是佛家的思想，我说我也没学过佛，我也不跟你谈佛，我就这种看法。我对待自己就这么一种对待法。所以谁夸我，我不觉得舒服，你贬低我，你哪怕是骂我，我也不觉得难受。

我觉得我必须这个样，我处的历史阶段就需要我这个样，我才能生存下来，这也算我的本能之一

梁冬：每次咱们讲到最后一小时的最后几分钟的时候老师的这种精采的思辩就来了，其实你这个话就是本能里面的，就是《本能系统》里面讲的东西，我可以我的理解，就是万事万物都各守其秘，你该干吗就干吗。

郭生白：对。

梁冬：该是自己的去求生存就求生存，别人说好或者是不好呢，并不代表是好还是不好，那只代表他的价值观的判断和你是谁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名可名非常名”，就是你为他命名是好人和坏人，那只是你

的命名，跟他是一个好人，或者坏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老是觉得自己很不快乐，觉得要不然自己做错事情了，说我怎么能这样子啊，我怎么能够在街上老婆在身边的时候，有女孩走过去我还看一眼，还停下来一看呢？有些人就老是会有这种自责的心里，根据你这个话说其实完全不需要自责，恰巧这个细胞臂就这样分泌了，它的液体就这么分泌了，他心神就这么动了，看就看了。

郭生白：那不看才怪了。

梁冬：太愉快了，每次跟老师聊天，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坚持听到最后，因为最后五分钟常常是最精彩的。期待着下一周依然邀请郭生白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对于生命本能的看法，谢谢大家，谢谢郭老师。

郭生白：谢谢。

发现生命太美——梁冬对话郭生白（第三讲）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冬。我们都知道说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文化，同时也是一个尊重每一个生命的文化。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用身体来注解中国文化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关于身体本能的话题。在过去的两周里面呢，我们请到了这个名医大家，83岁的老先生郭生白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从《伤寒杂病论》，从《道德经》所一直思考下来的本能系统论。在郭老的眼中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甚至不仅仅是人的生命，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植物呢，它的生命都是合乎于道德，都是拥有它的自主性，拥有它的自我成长性等等，拥有它的那种和谐等等。那具体这个生命本能的系统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又如何借由这样的生命本能系统去看待我们的身体？甚至是可能面临的疾病呢？经过了两周的这样一种在外围的讨论之后，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和老师一起，去展开关于生命本能系统的一个深入的探讨了。郭老师，您好。

郭生白：您好。

梁冬：郭老师，您可不可以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和

我们讲讲，您所发展出来的，做了 60 多年临床医生，家里面那么多代的中医，您把所发展出来的这个本能系统，它到底包含了哪一些的内容？

郭生白：好，我今天本来是要说白《伤寒论》。在前几次我说明白了我为什么要说白《伤寒论》，《伤寒论》是个什么书。《伤寒论》对我们、对人类是多少重要。不但是今天，我相信在明天以后，会让人类知道这个东方的医学家的《伤寒论》是我们全人类的健康的保护神。

梁冬：那《伤寒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郭老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伤寒论》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郭生白：可以。《伤寒论》它是用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用五行的军事思维，去认识生命规律，并按照生命法则，顺应生命法则，去保护生命，去完善生命的一部伟大的著作。

梁冬：为什么这部书名字叫做《伤寒论》？

郭生白：《伤寒论》的这个，这个书的命名本来是《伤寒杂病论》，到晋代有人把它分成了两部。一部《伤寒论》，一部《金匱要略》。他认为《伤寒论》是外感病。《金匱要略》是属于杂病。其实呢，他并没有分清

楚，也不可能分清楚，也没必要分清楚。我看还是以不分为好。

梁冬：就开始同归？

郭生白：为什么不分为好？比如说流行性感冒，感冒、肺炎，这一类的病，属于伤寒范围。那么我们不管得了哪一个外感病，我们身体有病发的杂病，或者是我们在外感病以前，就有杂病。那么怎么治啊？在这个方面，这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在临床的许许多多的这种现实，它是分不开的。张仲景当初并没分开。后来把它分成两部的这个人，就是水平不高，见识很浅，我这看法是如此。

梁冬：刚才老师讲到这个晋代并不是说民国以来，晋呢，是东晋南北朝的晋。

郭生白：对。我觉得一个人呢，大家都说生命是最重要的，我说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在历史上有很多的先辈，去勇敢赴死，赴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把生命丢了，不要了。要什么？那个东西就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只有真理。

梁冬：那您所发现的这个真理是什么？

郭生白：因为我在上世纪 80 年代，写的一部《伤

寒六经求真》，到我 70 岁以后，我知道我没说清楚这个问题。

梁冬：就是关于《伤寒六经》的这本书。

郭生白：哎，没说清楚哪个问题，就是中医的核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中医为什么不能说明自己是怎么治病的？不能说明自己是怎么把病治好的？以至于招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是非。我想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我要尽我一点余力，我希望我能说明的问题，我今天说白《伤寒论》，是因为我对《伤寒论》有一个新的感悟。我感觉到中医的核心思想，所有的医类不能离开的一点就是生命，生命规律。生命规律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本能系统。我今天说白《伤寒论》要说明一下本能系统，为什么要说本能系统？说明了本能系统以后，我们再读《伤寒论》，就非常地容易理解了，也非常地容易掌握了，也非常容易地使用了，疗效会更好，会更高，会更广泛。我确实看到了这个现象，看到了一个治疗系统的结果，出现了一个系统的效应。这个以后，我再跟大家讲，我首先把本能系统稍微地向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大略的认识，我们再一块去说白《伤寒论》。

梁冬：好，那有请郭老师。

郭生白：好，这个本能系统在中国的医学典籍上没人提到，这是我杜撰的一个词语。

梁冬：就您所创的？

郭生白：说是杜撰吧。

梁冬：您过谦了。

郭生白：什么是本能？大家都知道，每一个生命，哪怕一颗草，一颗树，一个任何一个动物，只要是一个生命，它就有生命本能。如果没有生命本能，这个生命是不会生存下去的。那么生命本能就是保护生命的一种能。

梁冬：保护生命的一种能？

郭生白：比如说我们吃、喝、呼吸、大小便、出汗等等，这都是我们的本能。这一个不是我们的全部，这是人人都能看得见的一小部，一小部分。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在运动，我们的肺在张合。

梁冬：嗯，在交换。

郭生白：我们的胃、肠在蠕动。我们身上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细胞都是在运动当中，是有节奏地、有秩序地去在运动，这个运动是谁主使的？谁让它去运动的？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些东西叫本能。在医

学上我们发现的是什么？比如说学过《伤寒论》的朋友，以至于听说过《伤寒论》的朋友，或者是听说过中医治病的朋友，中医出汗发汗能治病，通大便能治病，利小便能治病，刮痧能治病。

梁冬：拔火罐。

郭生白：针灸能治病，拔火罐能治病，为什么能治病？

梁冬：哎，为什么呢？

郭生白：为什么能治病，这些问题一句话，这些治病的方法。

梁冬：在本质上。

郭生白：大部分的是用我们身体自己的一个本能的排异性的本能。

梁冬：排是排除。

郭生白：排除异物的本能。

梁冬：对，异是异己啊，异物。

郭生白：异己、异物。就是把我们身体内部的侵入的或者是自己产生的异己的物质，不是我们，不是我们需要的，都要排出去。

梁冬：郭老师对不起，稍微打断您一下，马上回来之后呢，继续和郭生白老师，一起来分享人体大的功能，人体大能。这让我想起那句话“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什么东西让我们每一个环节都在自己在转呢？那就是身体本来的能，而这个身体的本来能，是帮助我们解决绝大部分疾病的一个原因。而我们所谓的刮痧、拔火罐、大小便、出汗，都是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下的技术手段。好，稍事休息一下，最后呢，马上继续回来。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在中国文化里面呢，一直强调虚怀若谷，虚怀若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怎么来，就怎么去，我是没有设门槛的。其实这个概念和郭老师讲到的，刚才讲的排异系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应关系，对不对？郭老刚才讲过了一句话，他说事实上来说呢，有这么多大小便啊，出汗等等这些手法，都是能够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能够把脏东西、异体排出体外。那其实从道德的层面，从艺术层面，或者从哲学层面来说，那就是虚怀若谷所对应的慨念了。好了，那继续请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本能系统论。

郭生白：好，我想提示大家考虑一下，为什么出汗能治病？为什么大小便能治病？为什么刮痧能治病？等等。这本来是人体的本能，怎么它又能治病呢？我想从我们最原始的认识来说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不生病？有没有人生了病不经过治疗，自己就痊愈了？

梁冬：显然都是有，是吧？

郭生白：这个大家每一个人都曾见过。也许每一个人自己都曾经历过。这就是我们发现本能的最初始的见证。比如说一个人感冒了，发冷、发烧、全身疼痛、喘促，呼吸短促。出了一身汗，好了病了。这个大家都见过。

梁冬：对。

郭生白：还有一种现象，感冒了，发冷发烧、头痛，身体也痛，喝了一碗面汤，出了汗了，或者是喝了两碗热粥出汗了。

梁冬：热粥啊？

郭生白：哎，热粥出汗了，都好病了，大家见过。但是在《伤寒论》这个书里头，有一个方法叫汗法，就是发汗法，用发汗能治这些病。它为什么能治这些

病呢？这些病为什么发汗就能好呢？为什么不治也能好呢？这是我们身体有一个本能，这个本能就是把身体的异物，就是有害的、致病的那些东西排出来。我们看到它要排出来，从哪看呢？《伤寒论》首先提出来的一个辩证，辩什么证？就是思辨这个现象。哪个现象？发冷发烧，为什么发冷发烧？为什么全身颤抖？全身颤抖是在提到体温，本能系统再把体温再提高。提高体温为什么？为的为出汗准备条件。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我们再看他的脉搏，在全身、在体表，也叫身体周围组织，要大量地供血，就出现了一种脉象。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这些现象，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排异系统，正在要出汗把致病的物质要从汗腺里排出去。所以张仲景给一张出汗的方子，比如说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等这些方子。一吃出汗了，异物排出去了，病好了，这是《伤寒论》治疗一些病的常用的方法。当然还有用通大便的方法，还有用利小便的方法，还有用呕吐的方法等等。完全是利用了这个人的排异本能，从各个代谢通路，把病理物质排出体外得到的痊愈。

梁冬：郭老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打摆子啊，发冷发热是一个结果，我们需要，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吃一些药做一些事情，让它不发冷

不发热，但是重点在于您把这些东西视为是一个前奏。你是要帮它继续把这个过程完成好，目前是要让它把东西排出去，把异物排出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一个差异，对不对？

郭生白：是的，我们认为这个人发烧，他是要出汗，出汗是要把病，致病的物质排出来。如果把病理物质排出来，他就。

梁冬：不需要发汗。

郭生白：就停止这个反应了，就不需要发烧，也就不发烧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把这个发烧，要用其他的方法，不是帮助他排除异物，而是把他压制它，比如说用冰袋，用酒精擦，或者是吃其他的化学。

梁冬：药物。

郭生白：化学药物。

梁冬：打点滴。

郭生白：比如说激素，去不让它发烧，这个这是一个大错误。第一，不懂生命规律。第二，也不懂这个病是该如何处理。只是对待一个症状，我不需要你发烧，你就不要发烧，这是完全是错误的。

梁冬：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逆不道。

郭生白：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人的恶性，恶性的结果。

梁冬：通常会有什么结果呢？

郭生白：如果是流行性感冒，如果要退烧，不管你是用物理的方法，用化学的方法，你要退烧，百分之百必然导致肺炎。

梁冬：为什么会传到肺里面去呢？

郭生白：我们比如说不让他发烧，在我们看这个病人的体表 39 度、40 度、41 度，一下子降到了 37 度以下。这个排异反应给压制了。但是这个排异反应要是完全没有了，这个人一定是死亡。他只是把这一部分向外排异的这一部分压制了。但是这个肺，人这个肺的这个东西和我们身体的表面是一样的。因为它也时时刻刻和外界的空气在接触。他要把这个若要从肺地往外排，所以肺的温度它要提高，所以他必然发生肺炎。

梁冬：我还听说有一些人，有了肺炎之后，就会大肠出现问题，这是不是因为肺和大肠相表里的原因？

郭生白：因为这个肺和大肠，这个表里关系，这

个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复杂的问题先不谈。我们看一看这个大肠，升结肠、横结肠，这多么长一段结肠，跟肺只隔着一层隔膜，紧贴在肺上。它是肺肠的一个近邻，肺肠接近的一个邻居。如果这个肺要是，这个温度要是升高，结肠也会升高。结肠的结肠病也会导致传染。我看第一个它是，它是一个紧紧的相邻。再一个就是血液、体液相通，再一个就是神经相连。所以这个肺与大肠的表里关系，这是存在的。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发汗要如果被压制了，一定是肺炎，我们在临床上看的太多太多了。如果肺炎要还是在压制它，这个导致会有更恶劣的结果。

梁冬：比如？

郭生白：比如肺感染，再一个还可以发生肺大叶炎，肺大叶炎，就是肺化脓，这个在临幊上也曾见过的。

梁冬：再严重一点呢？

郭生白：再严重一点就是死亡了，这个就很容易死了，这个肺啊，肺大叶炎就很危险了。这是一个感冒，因为压制排异反应造成的结果，这是不应该的。

梁冬：所以很多小朋友，很小的小朋友，有些时

候父母因为感冒发烧，晚上也很痛苦，送到医院，结果呢，没想到弄的很大了，最后变成肺炎了，他们还认为呢，是这个本身是有肺炎，其实完全可能，是这个解决方法不对。

郭生白：我认为，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化学、物理方法退烧造成的结果。

梁冬：好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重新发现身体生命本能太美，继续和郭老师一起来分享他的生命本能论，为什么我们要在讲到这个《伤寒杂病论》之前，要讲这个生命本能系统呢？是因为郭老认为如果把这个东西理解清楚了，我们再回来看《伤寒杂病论》的治疗的这个思路，你就会发现非常简单，非常清楚。刚才和郭老讲到了，我们身体都有一个自然而然地排异系统，很多人认为我们发烧是病，其实呢，发烧很可能是帮助我们把东西排出来的一个过程。错把过程视为一个病症结果，那么治疗上自然会出现很多南辕北辙的效果。

郭生白：我继续说，本能是一个排异系统。但是排异系统，我在排异系统之前，提过一个自主，自主

性系统。自主性就是自主性运动系统。我们每一个脏器，每一个组织，每一个细胞的运动，一切程序，一切的节奏，升降出入还击快慢等等，这一个大的程序是自主性的，不是人和人安排的，是大自然给生命，给生命的同时给了一套程序，给了一个本能系统。

梁冬：就是不能靠学习而得来的？

郭生白：这个不是靠学习，也不是靠改造来的，也填不上，也去不了，去了就是对任命的损害。

梁冬：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前两天我看一本书，他说很多，真正日常熟视无睹的东西，其实真正充满了伟大的神奇性，你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您说这个身上的每一个东西，它就怎么那么协调、完美地去自己去做这个事呢？

郭生白：大自然一切都是神奇的。我们要用这个神奇的眼睛看，无处不是神奇。

梁冬：对。

郭生白：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奇的。

郭生白：如果我们用平常的眼睛，平常的心，我们又看到，每一个又都是很，非常的平常的。比如说自主性，我举一个小例子，冠心病，高血压冠心病。

这个病几十年以来就被认为是终身疾患。是不是终身疾患呢？我想今天我一个人在这儿说不好，不好也要说，不是终身疾病。

梁冬：你的判断它肯定不是终身疾病？

郭生白：它绝对不是终身疾病，它肯定不是。我可以证明它不是，但是我愿意过二年以后，让 13 亿人说不是。为什么？我现在我不在这儿说，在以下，我在《厥阴篇》的时候要提到，现在我只举一个例子，说明自主性，身体到什么程度。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我这个心脏造过房颤。不管是我心率快，心率慢，我还有绞痛，种种的这个心脏的症状，这是很简单的事物。简单到什么程度啊？所有的这些症状是一个原因，缺血。那么缺血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血管，整个的一个血管系统，血管的内壁都黏附了，或者是沉积，或者叫渗透，你怎么表述都可以，是脂肪。脂肪是怎么来的？脂肪是我们一个中间代谢系统发生障碍了，发生什么障碍？发生了分泌系统发生障碍了。这个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是个相互制约的系统。我们用五行思维，这是一个制约的系统，一个依赖的系统。

但是为什么发生障碍了？我们又回到自主性运动发生障碍了。简单到什么程度？我们身体的这个本能，

就是有能力调节自己这个程序，回到原来的生态程序，就是回到原来把这么复杂，这么纷繁，这么有秩序，这么和谐的一个化学程序恢复到原来的程序，一切都解决了，不仅仅是心脏病，不仅仅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周围血管病，微血管病，所有的血管病都解决了。而且还有代谢系统的疾病、分泌系统的疾病都解决了。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一个系统效应。所以《伤寒论》里头提出来这个东西，自主性运动把这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当然糖尿病、肿瘤都在其中，都在自主性运动里解决了，这是自主性运动。我们认识自主性运动给人类带来的好处。

梁冬：这个地方我要稍微打断一下您，我是没有完全听懂的，师傅。是不是您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体本身，它的这个所谓的消化和代谢系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令到我们的脂肪含量，血管里面脂肪含量又重新变少的？

郭生白：这个东西刚才我提过了一个，这个代谢受分泌的制约。比如说一些化学酶，对于脂肪、葡萄糖、蛋白，这三个主要的营养物质，它们相互之间和它们个体的分解、合成、转化、利用、储存这五个环节，它是一个，一个非常和谐的程序。

梁冬：那为什么这些人得了一些这一类的病，就是因为它这个程序本身被卡住了？

郭生白：对。

梁冬：怎么说呢？

郭生白：因为它分泌发生了障碍了。所以他代谢系统就紊乱了。那么分泌系统为什么发生障碍啊？就是自主性运动，这个运动自己发生障碍了，有这样原因，那样原因，现在我们不去彻底地谈这个原因，这在我们临幊上一定要讲清楚的，我今天是举这个例子，自主性，自主性是个什么东西？自主性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祸害？自主性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病，我们人类去改变它，去取代它，这完全是，远远没有认识生命的规律，去做的一些蠢事。

梁冬：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这个事情，以前呢，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心脏病是心脏病的事情，糖尿病是糖尿病的事情，癌症是癌症的事情，甚至不同的癌症是不同的癌症的事情，诸如此类，其实在您看来都是由于我们自己身体一个叫做自主性的这个系统它自己在运转的过程当中，运转的没有它本来应该转得那么好，而带来的一个结果。

郭生白：可以说。

梁冬：那您治病，治这些病的思路并不是针对这个病去治，您是千方百计地让我们的身体这个自主性调节的这种能力恢复到本来应该这个样子。当它本来应该这样的时候，这个病就被我们自己的身体去解决了。

郭生白：我认为啊，人对于病，对于治应该有一个清楚地概念。什么叫病啊？什么叫治病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沒有清楚。

梁冬：刚才郭老其实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们很多人比如高血压是因为糖尿病带来的，或者糖尿病是由于高血脂带来的，诸如此类，其实他们彼此的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他们可能都是一个更高的事情出现了问题而带来的一个并行的结果问题。明白这个很重要，这个彼此之间这些病之间是因果关系，还是关联关系，直接决定我们的策略，那郭老认为这些都是并行的结果，而本质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出现了问题。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之后，治疗一个人就不应该去看如何解决他的结果，如何让他的血糖、血脂马上降下来，而是说如何让他的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重新回来，回到生命的自主性

的状况下，当我们的身体有了这样的一种自主能力，本来的能力的时候，其他事情他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这是一种特别有趣的哲学，事实上来说，很多人在企业里面做领导，做的好他也发现，真正好的领导是让这样一个团队自己转起来，而不是这个领导非得做点什么。好了，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和郭老一起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和中医太美。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中医太美，重新也发现我们生命本能太美，郭老刚才您讲到两个特性，我们身体的两个本来的特性，一个呢就是天生就有能力把不属于我的东西排到体外这个叫排异性。一个呢就是天生有一种能力自我调节，该分泌的时候分泌，该调节的时候调节这样就叫做自主性还有什么样的特性？

郭生白：这个我还要有一点补充。

梁冬：关于自主性您还要补充？

郭生白：对，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糖尿病合并了高血压，出现了心脏病，脑血管病，周围血管病，微血管病，什么脂肪肝，前列腺肥大，脂肪瘤，种种的这种合并症状。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是只用一张方子去

治糖尿病和高血压、心脏病、周围血管病，一切的并发症，完全没用。

梁冬：您用一个方子来解决？

郭生白：一张房子。

梁冬：您不需要因人而异吗？

郭生白：这一个我遇到了很多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来，我现在也可以回答一下。我说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如果说这个问题你要不怀疑，你假设他是存在的。那么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自主性系统一个问题太简单这一群病，这一群被几十年认为终身病，终身服药的病，一下子几十个病痊愈了，全好了，这是中医。为什么以前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伤寒论》他这个核心东西没有被发现出来。

梁冬：没有被人讲清楚。

郭生白：没有讲清楚，今天讲清楚了，就带来了这么一些东西，我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有屡次，有人问，我要回答我就写了一篇短文，叫《论系统效应》为什么啊？我做的是本能系统的学问，我治的是系统，我会得到的回答是系统效应，或者是说是系统的效果。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一个糖尿病溃疡没有了，包括有

风湿，类风湿也没有了。并没治这些病，他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整个这一个系统恢复了原来的生态程序了，一切都正常了。风湿、类风湿都没有了，有的是其他的慢性病也没有了。老年斑都没有了。

梁冬：就是您在临床当中发现这样的结果？

郭生白：我发现了就这结果，但是啊我今天我相信，我说这个话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是相信的。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人是怀疑的，我感谢这些相信的，也感谢这些怀疑的，因为你要怀疑啊你就有求知的这种欲望，你得要去了解，了解一个真实的情况，那么以后的那你就不是怀疑了，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多么太美太美的一个文化。原来你这个太美，我还不大理解，后来你做这个节目我才知道，文化太美，我感觉到太美甚至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这个民族文化被我们享受一生啊，太幸福了！

梁冬：谢谢郭老，那个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病他有时间性，因为五运六气（音）嘛，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的人就有什么病，我们以前听很多中医都这样讲过，你怎么看待，你现在就是说不管是只要是这一类的病，甭管什么人，甭管什么时间都差不多。

郭生白：对于这个问题，这个五运六气这是个研究气运的，这个气运这个门学问啊，是存在的。但是在医学上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说东南沿海比较湿，湿度大，西北高原干燥这两个地方的人有病，一样治不一样治的。

梁冬：对，以前就有这种观点的。

郭生白：我看呢。

梁冬：要因地制宜。

郭生白：以前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啊，东南沿海这个病多和湿有关系，西北高原多和冷，干冷有关系，这是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人生病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说在本能系统说，没有分别。因为到现在我看到的没有分别。我在05年、04年、05年、06年我在浙江大学有一个门诊，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有一个门诊，我经常遇到一些高同志啊，跟我探讨这个问题。我说，在这一方面呢，没有区别。如果说在这个本能系统，我们要用这个本能系统去治病，没有区别。

南方、北方、东方、西方，甚至于中国人，外国人都有一个排异系统，都有一个自主系统，也都有一个共生系统，也都有一个应变系统，这一点我们没有

分别。我说在这一方面是没有分别，因为这个本能啊，这个东西因为他来的太远太远了。一棵草都自己的本能，一个细菌都有自己的本能，我们从哪里进化到人，我们人类有多少年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所以这个本能是不会在几十万年人能有什么变化，这是不可能的。

梁冬：所以有些时候，生命本身真的是太美了，他完美到那种程度。

郭生白：最完美的，最神奇的就是生命。

梁冬：作为一个医生你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话里面的意味是不一样的。

刚才你讲的生命的本能，除了有排异这个本能，有自主调节这个本能，第三个什么本能呢？

郭生白：应变性本能。

梁冬：什么叫做应变性本能？

郭生白：应变性本能我们武术家在练，练他的拳头，练他的抗击打的能力，他这个胳膊一抬把那个棍子给碰折了，这是一种本能的提升。从哪来的？

梁冬：打的多了。

郭生白：从长期在一个环境里头生存就长了这种能力，这就是应变性。

梁冬：就是经常被打也能打出一个好身体？

郭生白：当然。所以他这个抗击打是锻炼的，锻炼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身体的应变性本能改变了自己适应了自然，就是适应了你每天的棍子来敲我。

梁冬：那个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和老师聊聊他这个生命的本能。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刚才和郭老师讲到每一个人都有应变性这种本能，什么叫应变性你天天被敲打，以后有一天再打的时候，你就怕打了，那个棍子打到你身上，棍子断，你不断，其实严肃一点点讲这是一个应变性的话题，其实郭老能不能给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讲这个应变性是如何体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郭生白：比如在医学上，我们刚才说过，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身体有一种能力，改变自己，适应自然。那个我们从内陆到高原可以改变我们的血向，因为长期的缺氧，改变我们的血向。

梁冬：血向？

郭生白：我们这个血色素啊，提高，增高了。从12可以到20以上。再一个我们在400年以前天花，天花这个种痘免疫是中医发明的，但是这位先生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都没有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治病，没有我去求名，求利的这种意识。

梁冬：当时400年之前中医是怎么治天花的呢？

郭生白：当时是把这个天花，这个痘尖研成粉，让孩子熏在鼻子里感染。

梁冬：就是把别人的天花的那个痘痘结成夹了，把它磨成粉，给小朋友抹到他的鼻子里面，让他感染天花病毒。

郭生白：对，让他感染天花病毒，感染以后他出几个天花，通过和这个病毒的磨合，达成共处，再来了，我不怕了，我给你有能力给你共生了。我给你在一块生活，我适应你这个环境了，这就是应变性。我改变自己适应你这个环境了，之后中国人是把长痘孩子的脓，把它挑破，给别的孩子抹在，把皮肤挑破抹，感染也得到免疫。

梁冬：就是把这个小朋友他已经长痘了，已经流脓了，把这个流脓给弄出来抹到别的健康的小朋友身上，健康的小朋友也有免疫力了，因此，就跟现在种

痘是一样的。

郭生白：就是，现在种痘我们是种的牛痘，因为这个东西发现了一百年以后，被一个英国医生叫琴纳带到英国去了，他在牛上种了这个牛痘，让牛感染了以后，把这个病毒拿出来给孩子接种，现在我们种的是牛痘，我记上几年，联合国说这个说现在在世界上天花已经绝迹了，没有了。为什么啊？就是因为这个种痘，让人类感染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应变性，适应了这个病毒环境了，天花绝迹了，这是中医发现的一个本能。当时不知道，没有表述，但是知道这么做，今天我们回顾这是一个应变性的行为。

梁冬：这个东西是这样看，那中国人在四百多年以前，发明让人种人痘来获得免疫这样一种方法，后来英国拿过去以后在牛身上实验了以后做了牛痘，从此全世界的人都因此获得了这种，一种免疫能力，甚至令天花这种曾经的不治之症现在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郭生白：天花不是不治之症。

梁冬：就是以前也可以治。

郭生白：完全可以治，他说过，中国人说过“痘诊无死症。”一个也不能死。出来，排出来就好。也是

往外排。

梁冬：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根据这个逻辑，有一天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得了糖尿病，那会不会说把糖尿病人身上的血抽出来，弄成一个东西扎到没有糖尿病人身上，大家都因为自主性，你刚才说叫什么性来着？那个叫什么性，不是自主性。

郭生白：应变性。

梁冬：对，大家都因此有了应变性，那会不会糖尿病也能在地球上绝迹？

郭生白：这个不是这个东西。天花是病毒，这是个外原疾病，糖尿病不是病毒，是内部器官功能障碍，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

梁冬：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把猪流感弄成这样一个东西，扎在人的身上，过两天猪流感就绝迹了呢？

郭生白：这个没有想过。因为这个也并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病毒啊，每一个病毒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个性，有的可以，有的是不可以的，也许是要用很多次接种这个是完全是医说这个没有实际根据。但是我相信，甭管什么样的病毒，在中医的观念里头看，只有是排异。

梁冬：就是甭管是猪流感还是 SARS 病毒，最终你把它排出体外就完了。

郭生白：对就是排出来就完了。

梁冬：有一天郭老跟我私下里聊过这个话题，我记得郭老讲过一个话，他说如果你老是把这个病毒视为一个事儿天天去研究它的话，你越研究它你要研究这个东西病毒在你身体里面就跟你对抗起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由于病毒自己就产生这个它自己修炼成长，越来越厉害。抗生素以前几百万就能搞定，现在几千万都搞不定，因为这个病毒自己在长。中医的观点是什么？中医的观点那就是管你什么病，管你什么病毒，走着，出来你出来以后呢，反正大自然嘛，他有生就有灭，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有好了，是这个观念吗？

郭生白：这个凡是外原性疾病，都存在这个排异这个问题。因为这是生命决定的，不是我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只是认识生命，顺应生命。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生命，至于说这个病毒、病菌这一类的生物，因为它也是一个生物，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也有应变，它也有应变性，比如说在 50 年以前，我们用青霉素对那一群球菌，用了 50 年，它对于我们这

个青霉素这个抵抗能力强大了几百倍。这完全是我们去想杀死它，想制约它，它产生了应变能力，适应我们杀的环境，它反倒强大起来，我看这个猪流感也好，禽流感也好，这未必不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错误。我们要吃鸡蛋，我们要养鸡，那个鸡从蛋壳里一出来就用药，那个猪崽从它娘胎里一出来也要给它药。

梁冬：打针？

郭生白：打针，长期跟这个病毒啊老去杀这个病毒，老杀这个病毒，这个病毒越来越强大，原来不感染人，现在它毒性越来越强，抵抗力越来越强，感染人了。

梁冬：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西游记》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是佛祖旁边的一个什么东西，经过多年修炼下到人间成为祸害，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比喻，他是一个比喻，我觉得他某种程度是一个比喻，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郭生白：他受到了多年的磨炼，他月来能力越强，原来不怎么感染人，人感染了也没事，现在它强大了，我们感染了受不了了。我们现在特别怕它，你看看全世界都拿这当大敌一样。这个问题人类应该觉悟。

梁冬：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是一个，就像你说的他

是一个共生的话题，人类也在越来越肮脏地球上终于发展出了自己的能力，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专门吸收各种的汽车尾气才能活呢，到时候北京人民，不用北京人民，某城市人民，大城市人民主要的快乐来自于吸收汽车尾气，发展出我们自主调节，发展出这种能力了，那这是一个玩笑了，我把他当成一个玩笑来开，那我觉得这个很可怜。

郭生白：我看这个问题现在世界应该考虑。我们能不能有个别的办法，别再去打造一些敌人，本来不是敌人，我们弄来弄去把它作为我们的强敌了，我们要不做这些丑事行不行，这些是蠢事。我们制造了敌人，我们在害怕，可是那敌人是我们制造的。

梁冬：这跟拉登是美国创造是一样的。

郭生白：对拉登是美国创造的。你太强大了，我惹不起你，我得想别的办法，这个世界有一个规律，没有一个不受制约的。多么强大的东西你一定也会受到制约。

梁冬：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觉得你老婆非常彪悍的话，你千万不要因此感到绝望，因为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可以牵制她的，就算不是你，那没关系。

今天师傅今天你讲到要想理解《伤寒杂病论》，那

就必须要理解我们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系统，他自己就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去解决，本来可以由身体解决的问题，那这个东西叫生命本能，什么叫生命本能？就是生命本来的能力、能量，以前有本书叫做《身体自有大药》，它其实讲的也是类似的观点。其实最近流行两本书都在讲类似的东西，那这个身体本能郭生白老师的归纳之下，他归纳出几个有意思的特点，分别是排异性，不属于自己身体要虚怀若谷，把它排出体外，所以我们要用出汗，拉粑粑啊，或者是放一点血，诸如此类的方法让它排出去，所以我们身体有这样一种本能，千万不要压抑它，应该因势利导，于是病就好了。这是排异性。

第二个是自主调节性。我们的自主调节有分泌啊，有器机调节等等这样一些功能，如果他这个调节能力自己变弱了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共生性的疾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等等都是一样，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郭老师的想法是找到一种方法另道它资格自主调节能力，可以回到本来应该那样的，这些病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

第三个本能是叫应变性，这个应变性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还是很聪明的，它可以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自

动需要，最后发展出连我们自己都诧异的能力，比如说天被敲打，最后就敲打出这样一个特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某些大和尚这个额头非常的高，我觉得除了是因为智慧含量很高以外，也有可能是因为常常磕头的原因导致的。师傅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郭生白：是的。

梁冬：真的有可能，我只开个玩笑而已。

郭生白：因为本能系统不是我的发明我绝不敢贪天之功。

梁冬：充其量就是发泄。

郭生白：就是在读《伤寒论》领悟出来的。我们在书，医书里头，最早的利用汗、吐、下、利小便，自主调节这些方法治病的，就是张仲景其人，就是《伤寒论》，《伤寒杂病论》其书。我是张仲景的一个小学生而已。我发现了师傅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我发现了，原来这个本能系统是中医学的一个核心，以前我们没有发现是我们的一个错误，今天我们发现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今天我讲《伤寒论》我说一下本能系统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来源于《伤寒论》，今天我在是白《伤寒论》，我让它再回到《伤寒论》，《伤寒论》本来是大家的生命科学，我用说白，我要把《伤寒论》

自古这个殿堂的财富还到民间去，让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同胞都了解《伤寒论》是什么，我们都了解我们自身对于病的一种能力是什么我们才不会在生命上再做错事，谢谢！

梁冬：谢谢

郭老师，谢谢

发现生命太美——梁冬对话郭生白（第四讲）

梁冬：是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重新发现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冬。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我们有幸请到了 83 岁老明医，“明”呢，不是出名的名，而是明白的明，明医郭生白老师，和我们分享从伤寒杂病论所悟出来的生命本能，这样一个大的生命体系。

在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了生命本能的若干个方面，比如说有排异的本能，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把不属于自己身体排出去的能力。第二是有自主调节的本能。第三个本能是应变性本能，今天呢继续和郭生白老师，一起分享生命本能的话题。

郭生白：这个本能系统第一个是自主，自主运动，

有自主性系统。第二个是共生性系统，共生性系统就是我们说的许多的组织，许多的器官在完成一个活动之间的这些，组织一个和谐的程序，这个能力叫共生性。再一个是排异性，一个是应变性，再一个就是守个性。

梁冬：刚才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讲到了排异性了，也讲到应变性是吧，也讲到了自主调节性和自主性了，那今天马上我们要讲哪个性呢？

郭生白：我们提一下守个性。

梁冬：守个性。

郭生白：天地万物是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个性，甚至于到说万顷森林，没有两片相通的意思，所以人会，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个性的，这个个性就说明着人的遗传的功能，这和我们在医学上，在优生学上要研究的内容，我们现在说这个本能系统是个什么东西，明确一下这是与生命一同来的，一个保护生命生存的系统。既然一个生命都有自己保护自己生存的系统，您说这个医是干什么的？这个医要不要这个系统，你要承认这个生命最好保护的是自己系统，不是医，医应该做的是什么，是这个本能系统发生障碍的时候，发生某些力不足的时候给一点帮助，给一点助动，给

一点引导，给排除一点障碍，我说医不过如此。

我再说一句充其量也不过如此，因为什么，生命是不可再造的，是不可改变的，是不可干预的。我希望大家对于这一点要认真的考虑，认真的去对待什么是医，什么是药，什么是病，什么是生命本能，我们在生存过程当中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这就是我在说白伤寒论之前，要说明白人有一个本能系统，为什么要说明这个本能系统，因为这跟伤寒论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说明了这一点我再说白伤寒论，你才懂伤寒论，我敢说势如破竹，非常顺利，又非常好懂，因为我把一个核心问题统统的先教给你了，然后再给你，以伤寒论再一条一条的看，你看每一条当中，都贯穿一个本能系统。

梁冬：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天我们马上讲到守个性，所谓的守个性呢，就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与生俱足的，而且也是与众不同的，都有它的个性。

郭生白：如果你懂了本能系统，你再懂了伤寒论，我以后讲的每一个条目，每一个方剂，每一个方法，都包含着一个本能系统思想。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说它是伤寒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因为伤寒论的问世，以后在伤寒论的影响之下，又形成了各家各个流派，

所以这些流派当中没有一个能以超越出本能系统论的，他们当中也有或多或少，都是用本能系统作为一个核心，所以我说伤寒论是中医的核心，本能系统是伤寒论的核心，我把这个核心的核心今天教出来，让大家用这个思想再去看伤寒论，再来听伤寒论，你会明明白白，那我就完成了“说白”这个意思。

梁冬：刚才我想起了郭老之前说的一句话，83岁的人了，他说他最多还有20多年，还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一百岁以后呢，准备稍微歇一下，要不然自己太刻薄了，你这话说的吧好像是个玩笑，听起来呢，又让人觉得说中间意味太深长了。

郭生白：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说，因为我就中医的子孙，我做的是中医，我做一辈子中医，最后我要让人们，首先是让我们的同胞看到中医是个什么人，是个好人，是个坏人，好到什么样，坏到什么样。再一个就是看看中医是个健康人还是个有病的人，跟疾病打一辈子交道，怎么对待疾病，怎么对待自己，我想我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让大家了解我。

梁冬：对，我觉得你起码能够活到120岁，能够证明给大家看？

郭生白：我想活到120岁，我觉得不是难题，因

为我现在我不能活到 120 岁。

梁冬：为什么？

郭生白：我每天 3、4 点钟就起床，我要工作，准备我这一天要做的事情。

梁冬：早上 3、4 点钟起来。

郭生白：对。

梁冬：晚上几点钟睡？

郭生白：晚上我 9 点钟就睡觉，我很忙，但是我忙的很快乐，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这个忙，我应该忙出点效果来，我才能够快乐。

梁冬：郭老师现在也不戴眼睛，耳朵也特别好，也没有助听器，箭步如飞，经常弟子都跟不上。

郭生白：我对于这个健康，对于这个药，对于这个医，我有自己的看法，我相信跟大家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梁冬：郭老，今天我们话题有点稍微远了，稍适休息下之后，继续回来。

梁冬：重新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重新发现生命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国学堂》。刚才讲到自主性这个话题，在我们生命本能里面有一个自主性，你能再稍微给我们讲讲自主性这个话题吗？

郭生白：我们看看呢，我们看到一个在宰猪的时候，这个猪宰了，把肉已经挂起来了，它还有的肌肉在跳动，谁让它跳动的，这个生命这个自主性在很多地方可以表现出来，比如说一个人休克了，脉搏也没有了，心也不跳了。他也没有呼吸了，呆了一段时间，做了做人工呼吸他又活了，谁让他又运动起来了，这不是任何人，那不是你人工呼吸让他活下来了，是他自己。我们看到做手术了，把一块肉宰下来了，把一个肚皮拉开一个口子缝上了，它要不自己长上，谁有办法，还是依靠它自己长上，对不对呀？我们看到一个人五天没吃饭，他还能有力气站起来，为什么呀？

梁冬：因为有人送饭来了？

郭生白：因为他把他自身储存的东西又会利用出来，经过代谢变成体能。如果是一个瘦的，皮包骨的

就不可能。

梁冬：有点肉还是好的。

郭生白：所以这个东西说太瘦的不是健康，太胖的也不是健康，还是和谐，和谐是什么，均势平衡，说力量的时候用均势，说物质的时候可以说平衡，没有均势就没有平衡。

梁冬：平均的均，势力的势。

郭生白：所以在动能上是均势，在物质上是平衡，这才会是一个和谐的，完全是一个和谐的生命，生命在于和谐。

梁冬：刚才老师讲到了每一个生命它自主的特征，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来了，较早之前他用一张方子来治不同疾病，这不是矛盾吗？

郭生白：不是的，因为我们认识的系统，我们看到的是系统的障碍，我们调节的是系统，是人自己在把自己的系统调节的恢复原来的生态程序，这一个系统的和谐一定是多个系统共同的和谐，没有一个单独的系统障碍，也没有一个单独系统的和谐，这就是中医哲学，整体哲学，它不是刻意的要考虑一个整体。就说这五个本能，这是一个能力的五个方面，任何一个

系统都包括了其他的四个系统，也就是这一个系统里五种能力，我们分开来解释，我们用它这五个能力，不同的能力叫做五个系统，实际它是一个系统，本能系统，这个本能系统是很复杂的，这个功能、本能是很多的，我们是在伤寒论看到这五个系统的一个和谐的本能系统，这个和谐的本能系统发生了这么五个功能，

梁冬：那关于这个人，每一个生命，包括每一个人的自主性，你觉得有没有深刻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很好的这一句话呢。

郭生白：这一个很好理解，也很简单，每一个生命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有。比如说中医对于生命的开始是怎么认识的？不是上帝制造的，是阴阳合得，是阴物质和阳物质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环境发生剧变出来的生命，这个不是光指的人，天地万物所有的生物都是在阴阳合得开始有生命的。鱼和草，一个虫，一个细菌，一个人都是阴物质和阳物质都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间聚合，两个属性聚合发生的变化，成为一种生命。

梁冬：那有些克隆算不算？

郭生白：这一个，我不想谈这个克隆，因为这是

违反生命规律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从生命科学，从人的宏观生命科学考虑，这是断然不能成果，如果要是这样做下去，一定是人类的灾难，这是在破坏生命，和破坏大自然的生态是一样的。我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人类也不允许这些东西去成功，再一个它也成不了功，我相信一个任何一个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都不会成果，用不着去细说这问题。你照样你克隆你的，大家等着看看是什么结果，我们挡不住第一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挡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相信人类到目前的智慧，一定会消灭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再有战争，人类有这个智慧，人类认识了生命以后一定会知道人应该怎么生存，我们要不要人去克隆人，克隆它干什么，它会带来多少好处，对人带来多少坏处，这是题外的话，我们不谈这个问题。

我就说自主性，认识的自主性，好多好多的以前治不了的疾病，现在都治了，而且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治了一个病，好了一群病。如果不是这个人自己去调节自己的程序，谁也做不到，我们到现在所谓的科学，在人身的科学，一个科学要懂得治疗，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脂肪这么个东西的量就解决不了，可是我们同时现在呢中国人的理念，和谐的理念，用自主调节不仅是以一个脂肪，一个葡萄糖，一

个胆癌，所有东西的量都平衡了，并都没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梁冬：你有多少例这样的经验可以证明？

郭生白：我今天就算是有一例，它明天会有十例，它一年会有上百，上千例，今天是我自己工作，明天我会有一群徒弟工作，今天你知道本能系统论出来之后，中医简单了，我敢担保一个没学过医的学生，我用一年的时间，我保证他成一个大医，什么叫大医，会治胃病，会把当今存在的这许许多多的，包括终生疾病，终生服药那些病都会治，一年出来这么一个。我要教一百个出来一百个，我准备，我发了一句狂话，那天我跟朋友聊，我说我准备用十年的时间，我教一百万个合格的中医，我说你们支持我。

梁冬：其实现在在电台里面在做这样的事情。

郭生白：我一定会做到这一点。

梁冬：那我想问您，您自己，从您经历的医院来说，您治好过多少例这样的病人？

郭生白：我治好过很多的，我并没想着把它作为一个什么东西，去像过去人说的，做一些甘露的行为，我从来不想过这个，好了，你就报告过，我好了，我

非常的快乐。也许以后有人会记载这些事，我想我也欢迎有人来记载，我也欢迎有人来，包括每天做诊的时候，你病人我所有的医案做成音像材料让大家看。

梁冬：所以叫大医精诚还是有道理的，稍微休息下之后呢，继续回来和郭生白老师，一起分享他的生命本能系统论。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重新发现生命太美，继续和 83 岁的老先生郭生白老师一起学习。郭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守个性，你还有补充嘛，关于守个性？

郭生白：我用不着补充了，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把这五个本能，它是来源于伤寒论，今天再用它理解伤寒论那是很容易的。

梁冬：刚才我们讲到了守个性以外，还有现在共生性对不对，什么叫共生性？

郭生白：共生性我们看不见，比如说感冒要发汗，怎么发汗呢，皮周围组织，身体周围组织要有充足的

供血，血压要提高，这个周围组织循环血量要提高。那么全身肌肉颤动产生热量。

梁冬：产生热量？

郭生白：产生热量提高体温，身体自己在剧烈的代谢过程里头也发生一些热量，加上颤抖制造体温，再加上汗腺要分泌，心脏要加强跳动，血管要扩张，体液要充实，都要向外充实，这个势力向外走，这是多少个组织，多少个器官在一块活动，一个协调的活动。我相信一个最有能耐的组织家也组织不到身体这么完美，这就是身体的共生性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打一个喷嚏，我们有多少组织一块动，在同一个时间，不早不晚，不前不后，不多不少做出同一个动作，“阿嚏”出去，这是一个共生性的能力。

我们每一个行动都不是一个组织，一个器官的行为，所以这些，这些协动，这么和谐的、多器官的、多功能的组合的一个行为就是共生性本能做出来的。

梁冬：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看的一本书，叫《混序》，是这个 Visa，做信用卡 Visa，那个公司的老板写的，他讲的这个观念，他说如果你把一个公司看做一个生命的话，现在你看到的公司，大部分的公司处在生命的及其原始的阶段，因为它还需要有一

些人去管理它各个部门的协调，它说如果你看生命本身就像草履虫和人一样，它这个差别太大了，它认为说你像一个人为什么自己能够，每一个部门在没有一个所谓的集中中央集权的指令之下，每一个部门都能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完美衔接，他说这是太神奇的一件事情了，他就把这种观察应用到一些组织和他的公司管理里面，后来呢发展出了全世界最大的信用卡体系 Visa 卡，Visa 卡，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发信用卡 Visa，它有两个卡嘛，一个 Visa，一个 Master。

那我觉得他这个话，实际上开始接触到了，就跟您接触到是一样的，生命本身你想想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去指挥他，他怎么做到的，以前有一本书讲生命学里面的书，它讲一个蚂蚁窝，他说一个每一只蚂蚁他也没上学过，也没有人教他怎么做，每一个蚂蚁就知道到时到点搬什么东西，然后就能把这个蚂蚁窝做的这么好，所以呢那个生物学那本书里面讲的，他说蚂蚁不是生命，蚂蚁窝才是生命，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回应了您刚才讲的共生性这个话题。

郭生白：我听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是两个字“本能”。蚂蚁的本能，如果说现在企业家要做到这一点，

它才是真正的最好的企业家，我想这个老板不必去管事，你就天天玩，吃喝睡觉，但是你别不在这，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一块给你挣大钱。

梁冬：咱们稍微说开一点点，因为公司就是一个大一点的身体是吧，你说一个老板他怎么能做到又不累，每一个同事还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部门还能够完美协调，它是什么东西组成？

郭生白：我想我要写一篇文章是容易的，因为这个人体生命所有的，其中有一个好的国家主席，有一个好的总理或者是一个好的将军，常胜将军，好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什么都不干的大企业家，他什么都有，你只要理解了生命，你什么都可以做出来。一个大公司，你多大的公司也是一样，你越大越好，哪一件事情也不是老板做的，老板你做的是什么？你只要让大家都快乐，都高兴去做他自己的事，而且主动的跟他所有关的部门去协调，大家都这么做，用不着你管。

梁冬：但如何能利用到，大家都这么做呢？

郭生白：这一个，你把生命理解了，按照生命的组织你去组织你的公司。

梁冬：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商学院课程特别的教

条和机械，它不是这么讲的，但是呢在我们现实的企业管理里面呢，又发现有那么一点点，有一些企业家，就比另外的企业家过的舒服，公司也做得好，所以我很好奇。

郭生白：您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垂拱而治”，耷拉着手就把国家治好，这是说国王，用不着管。

梁冬：您的这个观点很像什么，你知道吗？很像西方的一个叫佛里德曼的经济学家，他说世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自己会因为这个供需平衡的原因，认为这个世界朝着比较和谐的方向去发展。好了。

郭生白：走题了。

梁冬：走题了。好了，咱们今天讲到了本能的五个方向，这五个方向呢，分别是排异性、共生性、自主性，守个性，还有应变性。关于这五个特性，刚才郭老也特别讲到，说这五个特性其实是一个能力的五个方向，其实是为了说清楚，你把它各自阐述一下，其实就跟阴阳之道一样，是每一个特性里面，也都包含了其他特性。那道理明白了以后，你怎么样去把它应用到治病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也听明白了你说的这些东西了，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治病呢？

郭生白：因为你不是光听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

理只能告诉你，中医治病是在认识了生命规律，顺应生命法则去保护那个生命的，这是个中心思想。它下头还有方法，我们要讲的伤寒论正是一个方法系统，所以我把这个思想，这个核心教给你，然后我再给你讲这个方法系统，有许多个小系统和合成的一个大系统，两个大系统合成的一个生命系统。

梁冬：哪两个大系统？

郭生白：阴阳两个大系统。这个阳就是排异，这个阴就是外源性疾病，伤寒论说的这个阴就是内源性疾病，内源性疾病就是自主调节这个方法，两个大方法，两个大系统。下头的排异系统有个汗法，用出汗来排异，用吐来排异。

梁冬：呕吐。

郭生白：用便，大便来排异，还有一个用利尿来排异，还有一个用出血来排异。你看这不是方法系统吗？这个内源性疾病呢，一个自主调节系统，这个自主调节系统它有个自主性排异系统，自主性排异把肿瘤排除去了。自主性把这些慢性病，好几十个慢性病都没有了，等到你学了这一个，你把方法系统学了以后，你就会治病了，你要如果胆小怕治坏了，你就看看我在治病整个的治病过程当中，说一百个病例，两

百个病例，三百个病例，这个音箱材料再看了，恐怕你就忍不住了，你就要治病去了。

梁冬：忍不住了。

郭生白：这就是我说一年我能培养出一个大医，十个大医，一百个，一千个，我都能教出来。我要是十年，我通过现在的这些现代传媒手段，我说十年，我要教了出一百万个，绝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什么？因为本能系统论，说白伤寒论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来，为了健康，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朋友亲戚的健康，为了国家的健康，我要学医。

好，我一分不收你的费用，我教会你。

梁冬：谢谢郭老。

郭生白：我相信这一百万个徒弟不是不可能的。

梁冬：我们稍适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是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发现我们的身体、生命太美，继续和郭生白老师，和大家来分享生命本

能系统。事实上呢，生命本能系统，用郭老师的话来说，他认为是伤寒杂病论这一部东汉末年张仲景老先生的这本书，中医界圭臬之作的一个核心思想。

我们的节目其实是借由这部分作为切入点，开始和大家一起分享伤寒杂病论，有了之前知识系统了之后，大家知道原来我们所有的伤寒杂病论的治病的哲学思想，就是如何帮助人体恢复他的本能系统，当然这是个大的原则了，如何能恢复。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请郭老师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的分析了。

郭生白：好，我们先说《伤寒论》这一部书，这一部书是什么书，简单地说，“伤寒论”是一个方法系统，临床医疗的方法系统，在它这个系统当中，我为什么称它为系统，它本身它写作的这个体例，这个文字的体例上，它有一个六经，一个阴经，一个阳经，阳经有一个太阳、阳明、少阳，阴经的一个少阴、太阴，厥阴，这个六经。

梁冬：就是伤寒杂病论这种病，它把体例，体是体裁的体，例是病例的例。他把一分为二，分为阳经和阴经两种系统，阳经系统呢，是太阳、少阳、阳明，阴经是少阴、厥阴和太阴，您继续。

郭生白：它这个用阴阳分成两个系统，我们怎么

看这个阴性系统和阳性系统。张仲景对于这两个系统有一个界定，就是有一个区分的标准，他的原文说“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者，无热恶寒者发于阴者”。这个发热恶寒。

郭生白：恶，厌恶的恶。

梁冬：寒冷的寒，发热恶寒。

郭生白：发热的是发于阳经，无热的恶寒是发冷，体温低弱的是阴经。

梁冬：就是这样看从发不发热来区分。

郭生白：就是一个发热，体温升高和体温低弱，用这个病来区分阳和阴。

梁冬：就是阴阳这个病发热的病和不发热的病。

郭生白：对，发热的病和不发热的病，我们要说准确一点，就是体温升高的病和体温降低的病。

梁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法，就像天底下的厕所。

郭生白：这一个呢，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发热的病就算阳，体温低弱的病叫阴？

梁冬：这个低弱是没有发热还是说变冷，这是很

重要的区别。

郭生白：这一点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正常的体温，这个人的正常体温，我们不是用平均的，说这个人的正常体温是 36.7 度，那么他到 37 度以上就叫发热了，那么他 36.7 呢，他到 36.2，36.3 度，低于 36.7 就叫阴。

梁冬：那有一些人并没有什么热不热的，比如说糖尿病什么他没有说身体？

郭生白：这一个，因为他没有发热。

梁冬：他没发冷。

郭生白：他没有发冷，但是他身体不是高。

梁冬：那也算是阴病。

郭生白：他也算阴病，他最低他不是升高。

梁冬：就是说只要没有升高的，都算是阴病。

郭生白：对。

梁冬：OK。

郭生白：但是张仲景的法没有一个是死的，都是活的，没有死的，就是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个生命过程当中，没有绝对的东西，他是这么分，我们对于这

个问题怎么看，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分法，这个发热的病在我们看，凡是发热的病都是向外排异的病，都是有排异反应的病。凡是沒有排异反应属于体温不高，都是内部器官组织发生的功能性紊乱的病。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说法，阳性并就是外源性疾病，就是外界的致病的生物或者是非生物病原侵入到我们身体，我们身体的本能系统做出来的排异反应。凡是沒有热，体温在正常之下的，属于内源性疾病，就是身体各器官组织发生的功能性障碍或者说功能性紊乱的疾病叫内源性疾病，凡是这个内源性疾病都是用自主调节的方法。

梁冬：我觉得他这个倒是很聪明，先一刀切成两边。

郭生白：他本来他不是想切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是如此。他是按照实际的存在分的，阴性的，阳性的。在阳性，就是在外源性疾病当中又有许多分法，根据实际的排异反应这一个是向汗腺的反应，要用出汗的方法，有一个汗法系统，这一个要想吐，吐不出来看到了，这一个是用催吐的方法，有一个吐法的系统。还有一个是从大便这个通路排异，而排不出来，它有一个通便的方法，叫下法系统。

当然还有利尿，就是利法系统，还有一个破血，用出血来排异，一个破血的系统。

梁冬：破血。

郭生白：哎，破血的系统，因为它内部有瘀血出不来，它把它破开，让它排出来。

梁冬：你能举个例子吗？

郭生白：能。很多的，你比如说盲肠炎，盲肠肿了，全身发烧，肚子疼，甚至于剧痛。张仲景对于这个盲肠炎或者是说的阑尾炎，中医叫肠痈，就是大肠要长疮。

梁冬：哪个痈？

郭生白：中医有两个词，一个叫痈，一个叫疽，阳性的叫痈，阴性的疽，就是坏死，肌肉坏死。

梁冬：一个“病”子头一个“用”，对不对？

郭生白：比如说不愈合的，溃疡不愈合的，都叫阴性的。所以有红、有肿、有烧、有痛的叫痈。

梁冬：那个怎么写？

郭生白：按现在的简化字，就是一个病子啥，里头有一个用字，原来是臃肿的臃，雍和宫的那个雍，

上头是一个病子那个瘤。

梁冬：病子头加一个用。

郭生白：对于肠痈就是用破血的方法，带黄、桃仁、牡丹皮、芒硝，通过通便，一副、两副，那个痈就没有了。

梁冬：它会拉血吗？

郭生白：他也可能拉血，他也可能不拉血，他这个破血，就是把这个肿块破开，散开了。

梁冬：阑尾炎不要要切除吗？

郭生白：那是西方人，西医是要切除的，中国人用不着切除，我治盲肠炎一般就是两副药，三副药的时候少。它怎么出来了。

梁冬：对呀。

郭生白：它没排血大便，它就没有了，我相信它是在肠腺里分泌出去的，如果要化了脓那是一定得排脓的。

梁冬：把脓拉出来了，把粑粑拉出来了。

郭生白：把脓排出来，它也可能在肠子排出脓来，直接排出脓了，它也可能在肠腺分泌出来，这个方法

就叫破血。还有一个中医叫膀胱蓄血，也是吃破血的药，小便尿血，尿出来就很好了。

梁冬：所以有些人看见小便尿血，如果吃了您的药还害怕，觉得是不是尿血了。

郭生白：他用不着害怕，尿完了他好了病了。

梁冬：很神奇，很神奇，稍适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重新发现身体太美，刚才郭老师已经和我们开始说白伤寒论了，他讲到所有的病一分为二，发热的和没发热的，发热的病都是要努力的尽量把它排出，甭管你用什么方法，刚才特别讲到破血法，有点意思，来郭老师。

郭生白：这个破血法很多，我刚才举的这个是一个例子。肠痈、肓肠炎之类的，就是在肠子的肿块，或者其他地方的肿块。

梁冬：但它必须伴随发烧吗？

郭生白：发烧，发烧，这是一种排异的方法，这

个汗，汗法里头有两种，一个解肌法，一个发汗法，一个涌吐法，涌就是三点水一个“甬”字，涌吐。

梁冬：有什么区别吗？

郭生白：一个是下法，下法就是从大便排，一个利就是利小便，用利小便的方法。

梁冬：吐痰算不算？很多人发现痰很多。

郭生白：吐痰吐出来，这是吐法，从胃里出来，这叫吐，从肺里不叫吐。

梁冬：那叫什么？

郭生白：那叫，肺里的痰两个方法，一个是有利尿把痰去掉，一个是吐出来，咳出来。

梁冬：所以有痰把它吐出来比较好。

郭生白：叫去痰。

梁冬：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些时候就有痰，但是呢他有些时候开会，单位要在公车上他不能吐，他把它吞下去了，你怎么看，这会不会有问题？

郭生白：应该是吐出来。

梁冬：如果他没吐出来，吞下去怎么办？

郭生白：吞下去就吞下去了。

梁冬：能排出来嘛。

郭生白：他从大便里排出来。

梁冬：那好吧。

郭生白：那么内源性疾病它用自主调节，它分成三个系统，一个是体周围组织调节。

梁冬：什么叫体周围组织？

郭生白：比如说这个人是阴性，少阴，就是在体周围说清楚心衰，心衰。

梁冬：心衰怎么是体周围呢？

郭生白：因为它首先表现的是体温下降。

梁冬：比如手脚冰凉。

郭生白：手脚冰凉。

梁冬：有些人，真的是手脚真的很冷的？

郭生白：它一个是体温下降，不够正常的体温，冷。你看脑缺血，神智不清，一摸脉非常的细，一看出来就是供血不足，这是一种调节法。还有一种是顽固不化，吃什么拉什么，吃了饭拉饭，肚子疼，每天十余次大便、腹痛，不想吃东西，或者不能吃东西，体温低弱，腹痛，这是一种调节法。还有一种厥阴病，

厥阴病是什么呢？按照张仲景的原文讲是“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

梁冬：你慢慢讲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郭生白：消渴，就是糖尿病，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心中指的这个部位痛，发热，但是体温是低落的。但是它自己感觉心发烧。

梁冬：闹心？

郭生白：这是心肌坏死，撞击性的心悸，就是发热，心痛，心绞痛，张仲景对于这几个，病没有处方。

梁冬：是什么原因呢？

郭生白：不知道，是不是张仲景不会治这个病，还是因为有方子，在战争年代损失了。

梁冬：失传了？

郭生白：或者竹简这一部分腐烂了，找不回来了。

梁冬：那太可惜了。

郭生白：所以这个东西给中医界留下了千年之谜，所以我记得章太炎先生说厥阴病乃千古疑难，说不清的一个官司，倒是有还是没有，是张仲景先生留下了，我们丢了，水、火、战争、虫害，那虫子把那竹板咬

了等等什么原因丢了，还是张仲景没留下，直到现在中医不能治愈，西医也不能治愈，不是都不会治糖尿病，都不会治心脏病吗？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说了。

梁冬：那你有办法吗？

郭生白：但是不要紧，本能系统论一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补上了，这就是我们把伤寒论的核心思想发扬出来了，我们对于伤寒论的这些许许多多的条目有了新的认识，这个东西我们就补上了。补的跟张仲景的原意对与不对，无从考证，但是这几个病确实已经解决了。

所以张仲景把阴性病，阳性病，外源性疾病、内源性疾病，以后再我们讲述当中，我们可以相提并论或者是我们只说外源性疾病，不说阳，只说内源性疾病，不再提阴。我们只说吐法、下法、汗法，我们不提太阳、阳明，这个与我们认识伤寒论与治病毫无关系，而且是更为方便。

我想今天说明伤寒论是一部临床医疗的方法系统，你看它分了这么些系统，一个外源性疾病，一个内源性疾病，外源性疾病是用排异法，内源性疾病是用自主调节法。外源性疾病有汗法系统、吐法系统、消法系统、利法系统、破法系统；内源性疾病呢就是

一个自主调节，一部伤寒论变的这么简单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逐条的来分析一下每一个方子，我们分析一下就按照本能系统的认识把这个思想统一起来了，把这部书就简单到这种程度了，好学了，好用了，好明白了，所以这是说我有信心把伤寒论说明白，把殿堂的知识、财富还给民间。我相信我能做到。

梁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不多了，估计呢今天逐一的讲解时间是不够了，咱们下一次讲。

郭生白：下一次。

梁冬：今天我觉得稍微给大家总结和回顾一下，关于伤寒杂病论和本能系统论的关系。本能系统论，用师傅的话来说，实际上是伤寒杂病论的一个核心思想，如果我们把这个世上所有的病简单一分，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厕所可以分为男厕所和女厕所一样，所有的病都可以分为发热的病和不发热的病，为什么我们身体要发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或者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进来了不该进来的东西，身体要用发热的方式把它排出去，那怎么排，用发热的方法，你可能用发汗的方法排，你可能把它吐出来，你可能把它拉出来，你可以等等诸如此类。

那所谓的阳病，在伤寒杂病论里面所说治疗阳病，

就是先看这个人要是发热了，就去想用哪种方法把它排出来，另外一种病是身体没有发热的，有很多慢性病，糖尿病、心肌梗塞等等，那么就用自主调节的方法，用一些药物另到我们身体的调节机制回到它本来就应该那样做的，生命的伟大之处，在于我们每个人生出来的就有这个能力，所谓好的医生，其实只是让它回到那样一种状况而已，所以对于那种不发热的病，师傅称之为叫内源性疾病，内源性疾病就用调节的方法，调节它就好了。

所以你说中医治病复杂吗？它也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具体怎么样分清楚哪一种发热的病，该用哪一种方法排出去，哪一种不发热的病，它该如何调节，这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请郭老师和我们一起分享东西，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幸运，能够有时间、有机缘听到老师用他的毕生绝学，拿来自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了，特别感谢郭老师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谢谢您。

郭生白：再见

发现生命太美——梁冬对话郭生白（第五讲）

梁冬：是的，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

在过去的几周里面呢，我们请来了郭生白老师啊，老先生呢，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从伤寒论到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命本能系统论的观点。很多朋友呢，是从全国各地，背着包，下了飞机，下了火车就直接到郭老的诊所，都被郭老劝回去了。(郭老)说，只要您在网上听，就好了。其实也不需要这样车马劳顿，让你也破费那么多。

首先跟郭老打个招呼，郭老，您好！

郭生白：你好！

梁冬：唉，唉，最近在“国学堂吧”和“梁冬吧”里面呢，都有一位朋友啊，提出了一个讨论，说：由国学堂郭生白先生关于中医知识分子的论述而引起的大问题——国人急需科普这样一篇文章。具体是谁写的呢，其实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嘛。郭老呢，其实，您对这篇文章，首先从态度上来说，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郭生白：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至于说到

普及科普知识，这个问题呀，早就应该大做，到今天说，已经太晚了。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我就说我今天跟梁冬所做的“说白伤寒论”，本身就是这个目的。因为伤寒论呀，自古以来，就是殿堂文化财富，百姓没有几个知道的。今天我把这个殿堂文化拿到民间去，让每一个人都清楚，中国这个民族有一部《伤寒杂病论》。这个伤寒杂病论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说白”，让大家去认识，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我相信，我们十三亿人都会有认识这个东西的智慧。

梁冬：唉，您刚才说到科学这个事情，呵，这篇贴子呢，就说您啊，对于科学是什么东西呢，不是特别了解。他说，关于郭老，您看他原话：“郭老对什么是科学方法不了解。我恳请大家记住一个定义：科学的本质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共分三步：1、观察；2、提出理论；3、继续观察验证理论（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永远）。”

郭生白：我认为这个话说的很好。

梁冬：没错啊。

郭生白：呵呵，没错，这个话说的非常好的！

但是呀，这位朋友也许不太清楚，我说过的一些对于这个内容的话，我可以重复一下吗？

梁冬：嗯，好。

郭生白：我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什么？我们的先人就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提出来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本身就是个大理论，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理论，好多东西都是在天人合一中衍生出来的。那么我说的伤寒论，这是百分之百的，我可以把它的脉络说个清清楚楚，是从天人合一来的。

梁冬：噢。

郭生白：那么我本能论呢，本能论也是根据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而且是伤寒论的深度的解读。

梁冬：唉，他说要观察，您在过去的六十年里面，您有对你所有的这些……

郭生白：我每天都在观察。我没有一天不在观察，我没有一天离开过观察，我可以这么讲。

梁冬：您每天现在还在看病？

郭生白：嗯。据我的观察，不是读书，我是看病。我是从许多外行人当中，学习，我是从我临床当中看来的，要不然的话，没有本能系统论。

梁冬：对，然后他说，第一是观察，第二是提出你的理论，就是你的本能系统论呀……

郭生白：本能系统论就是我从观察，我从我六十二年的观察中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理论吧。

梁冬：对，然后他说，第三个就是继续观察，验证你的理论。

郭生白：唉，我在继续观察当中，我可以具体地说。

梁冬：您怎么验证了您的理论呢？

郭生白：我从 03 年，我要验证本能系统论的理论，是不是真理。我决定呀，我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走到杭州浙江大学，我从这两个大学里都办了一个门诊。我为什么要到这两个大学里边办这个门诊呢？这其中有什么意思。

因为本能系统论，它要改变过去中医的很多的东西，而且把中医过去好多好多的东西要重新认识。根据这个原因，我想在一个高层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去验证一下。如果我要是在农村，要是在民间，这是，困难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两个大学。

梁冬：一个北……

郭生白：一个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一个杭州浙江大学。

梁冬：那您当时选这两个大学，有没有一个地域上的选择呢，因为有些……

郭生白：我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说南方北方。因为呀，这个生命本能呀，不分南方北方，不分中国外国。

梁冬：那您在这两个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个案，曾经看过的个案来验证你的这些……

郭生白：我并不想用“个案”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是在观察，我还没想证明我什么，我只是在观察我本能系统论，是不是真理？

梁冬：那结论是什么呢？到至今为止。

郭生白：结论是：今天，我在做，我继续在做，我继续在观察，我继续在实验，我所得到的每一次都是成功的。

梁冬：您现在看过来是成功的？

郭生白：我可以把一个案例，一个典型的案例提出来，跟大家交待一下。

梁冬：分享一下。

郭生白：唉，07年6月呀，我在首都师范大学门诊当中，去了我两个老朋友。这两个老朋友呢，也是

在治病当中认识的。

老两口呀都是心脏病，经我给治疗以后呀，都治愈了。这个治愈呀，不是一般的治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黑了，又长出来一幅新牙齿。

梁冬：真的？

郭生白：我不愿意讲这个这个这个细节。因为呀，我不认为是我这个药能让他长出牙齿来，我也不认为我这个药把心脏病治了又生出黑头发来，但是他生出来了，它长出来了，这就是他本人的本能系统的能力。

这个时候呢，他跟我哭诉，他有一个女儿，是结肠癌，是多发性的。打开腹腔了以后呀，一看呢，治不了，切除了一个，剩下的大小，可能是许多吧，草草地就给缝合了。缝合了以后，一个月突然发高烧，化脓了。化脓了让我看，我说，这是刀口化脓了，你赶紧回你原来的医院去把这个脓啊，要排出来，然后再说。到了医院，医院的大夫说，不是刀口化脓，是里头有一条线，有一团线呀在化脓了。说干嘛那线呢，说缝合的时候没有往外拿。说为什么不往外拿呢？说你过个两个月就死了，拿不拿都一样——原话，我是这么听来的，我在这儿这么说的，这个是有案可查的，病案都有。这个时候，医院让这个孩子每天上门诊换

药，她肚脐下边一个窟窿，这个窟窿有核桃大，这么个病人，怎么能抬着去医院换药呢？

他爸爸也哭，他妈妈也哭，怎么办？

梁冬：怎么办？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国学堂。

广告片花……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国学堂。

依然有请郭老先生来和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治疗过程当中对生命的体悟的过程。刚才举到一个例子吧，就讲到这个小姑娘的事情，请您继续说。

郭生白：这个孩子也在哭泣，没有希望了，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大家都知道没有生存的希望了。

但是，因为我刚写完本能论，我的本能论呀，其中有一个排异系统，能把一切有害的东西，它让它自己排出来。

那么我本能论是真的是假的？这时候，我在考虑：我要不要接收这个病人？当时我，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我就说出来了，“我说我治。”这位老朋友说，“您离这么远，您怎么治呀？”“我说你把她给我送到

家去。”

我说出来这么一句话，我知道我是要负责任的，这句话要负很大的责任，而且有很大风险。

有一个助手，一位大夫，就示意我：这，不能做。我说为什么不能做？他说，“你知道有多大风险吗？”我说，“我知道，如果说，这孩子死了，他爸爸妈妈告我，那我没什么可说，我抱着本能论一块儿上火葬场，也就这样吧。”我说“不要紧，我相信我不会失败的。如果我要失败了，我也就该完了。”为什么呀？我努力了，到八十岁，我写了一部本能系统论，原来是发现的一个假的，不是真理，我无话可说，也没什么遗憾！我说，“我已经说过了，我要接收这个病人。”

这孩子就给我送到家去了。送到家去了我找了个护士，找了一个护士，这护士一看，是这么个病人，跑了。这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再找，有人来吗？我只好把我的大女儿叫来了，我让我大女儿照顾这个孩子。

这时候，她爸爸给我送来了三万块钱，说，“我给你三万钱”。我说，“我不能要你这个钱。”我说如果我要你这钱，我好像是推销我自己。我说我不要你这个钱，这是为了这个生命。我这个朋友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做，我把这孩子给你了，我那个孩子已经走了”。

这时候，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我这么接收了孩子。我就用我的方法，连内科到外科，我都是用中医的方法……

梁冬：外科您用的什么方法？

郭生白：外科～因为我爷爷和我爸爸是内科，还有外科，到我这一代，我把外科放下了。因为我不愿意再去搞一个外科，我只搞内科，把内科搞好了，我就满足了，我就把外科放弃了。

后来这个孩子来了以后，我重新给她买了药，我给她把伤口放上，把药，用药线放到她这个，我看她这个病例里头，这个伤口呀，这个创口呀，两边，靠右侧有一个17公分的，靠左侧是一个14公分的刀口，在病例上。我一看，我很害怕——这个腹膜如果要是一烂透了，这个人就死了。

我日日夜夜地跟我女儿呀，照顾着这个孩子。给她每天吃三次药，第天换三次药，中间要给她一些营养的东西吃。

我说她是“侥幸”，四个月，差八天不到四个月，伤口一边排出来一条线，一边排出来一条纱布，现在原物还在，为了留个纪念，这孩子在保存着。

又经过到八个月，我给她做了五项 IP 抗原，在北京工人疗养院做的，这五项 IP 抗原全部是正常的。现在这孩子每天在工作，一直生活很正常，很好。

这是我自己的一次考验，我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也是对本能系统论的一次挑战，我是胜利者。

之后，我治疗的很多肿瘤病人，大多是痊愈的，少数是已经没有病机了，我才能见到，我才能接受——那是无能为力的。医学不是万能的，到了无可救药的时候，什么药也不行。

梁冬：所以您也承认，有很多病，常常也发生，也会发生您无能为力的时候？

郭生白：这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人对于生命呀，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呀，有生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

但是呢，我看到了有一个朋友说，医学注定是要失败的，但是这是各人的一种看法，你怎么看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看是生与死呀，这是个相对的问题，没有生，怎么会有死呀？没有死，怎么会有生呀？所以我们解读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是终始嗣续。没有生，怎么会有终始嗣续呢？

梁冬：哪个“终”？“终始嗣续”，哪四个字呀？

郭生白：“终”是终了，“始”是开始。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开始，都有一个终结呀。所以一个“终”，一个“始”，再“嗣续”，那就是生死在嗣续。

梁冬：哪个 shi，哪个 xu 呀？

郭生白：“嗣”就是子嗣……

梁冬：谭嗣同的“嗣”？

郭生白：唉，谭嗣同的嗣，子嗣的那个嗣，当儿子讲那个嗣……

梁冬：xu 呢？

郭生白：继续的“续”。唉，终始嗣续，没有生死，哪有终始嗣续呢？所以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人不是永生的，永生的生物没有。不是光人，所有的生物都没有永生。

梁冬：所以呀，他这篇文章里面，就是在有一篇跟您讨论的这个文章里面，他认为很多中医是“神汉”，号称能治百病，其实在您观点里面，您也不认为。

郭生白：那是一种谎言，以谎言为真理的人，他本身也是在撒谎。为什么呀？你把谎言当成真理，你说，那你说来说去，还是谎言嘛。

梁冬：那这个，那这个批评您的人，他不了解你

呀。

郭生白：我不做这个理会，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修养，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呀。

我不理会这个，你说我是神汉我也不理会，你说我是骗子我也不理会，你说我不懂科学不也不理会。但是有一点，我一定我要信其道。我不被外物所移，我一直要走下去，我一直要为生命走下去。

但是我知道，今天有一句话，我不愿意说，就是说，我能治肿瘤，而且呢，是一张方子，而且不分息肉、囊肿、脂肪瘤、肌瘤、腺体瘤、神经细胞瘤……一切都不论，就这一张方子——排异汤，就排出去，您说这怎么能理解呢？

梁冬：怎么理解呢？那，师傅，这个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有点把话说得太满了，也许您可能有一部分是有效的……

郭生白：我不认为满与不满，我认为人应该谦虚。人在说大自然的时候，你不能去代替大自然去谦虚，因为这不是我的能力，是本能，是他自己的本能有这个能力，我凭什么说他不能呢？

梁冬：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本能呀，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得了不治之症，最后……？

郭生白：每一个人呀，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对待自己的方式，你这种方式，你对待自己，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害的，还是有利的？往往人是不知道：我是在祸害我自己。比如说，有人骂我，我暴跳如雷，我这是自己在伤害我自己——他骂我，我就已经受到伤害了，我再暴跳如雷，捶胸顿足，我又是伤害我自己。所以我对于这些事情，我不作理会。我就认为，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修养。你看我是骗子，那你可以随便说，我不在乎，我知道我是不是，我知道我是不是；你说我是神棍，我也知道我是不是神棍，因为你理解。你也是一个好人，你也有一个好心——你认为呀，千万别人别受我的骗，你本来这就是好心。但是有一点，你不了解我，你把事情就做坏了。

梁冬：所以我觉得呀，这篇发帖子的朋友，如果听见的话，跟郭老联系一下，因为郭老电话都有嘛，对不对？联系一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找一天呢，请他也到我们的演播室来，大家面对面的聊，我觉得

呢……

郭生白：他要来呀，我请客，呵呵……

梁冬：呵呵……

郭生白：我绝对请客！他绝对是我的朋友！

广告片花……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国学堂。

刚才呢，我们借由啊，一篇这个与郭老争论的帖子来聊到了很有趣的话题。我觉得呢，郭老的反应呢，其实体现出了您的一些中国式文人的思维方式，不对抗……

郭生白：呵呵，我本来呀，搞的这个呀，是个和谐的医学，所有治病呀，是因为是一个和谐的理念，是一个和谐的方法。

所以呀，与之相交甚久，所以我个人的这个性情呀，大致上啊都是接近和谐的，我不敢说我够了，我还不够，我是在努力呀要做得更好一点，我看这个医学的发展也会更好一点。

梁冬：是的，那刚才这位朋友呢，还提到感冒的问题。

他说呢，您不了解这个感冒的机理，您曾经说过，说西医呢，看感冒呢，就是用抗生素把它杀死，把这个病毒，那中医看感冒呢，尤其您的方法呢，是把这些从体外进来这些异物呢，把它排出体外，那您对于他这样一个讨论，您怎么去做回应呢？

郭生白：我对于这个问题呀～

首先，我知道我是中医，我希望对方也知道我是中医……

梁冬：呵呵……

郭生白：我不做西医那些病理研究的，因为那些对我呀，意义不大。我对于感冒～但是我们的祖宗，已经知道呀，这是致病的物质。而且呢，是个活的，是个有生命的物质。因为在内经呀，很多的语言，很多对后人的教导，不断地提过这个问题。有把这个东西呀，用“大风苟毒”，这已经是对于这些致病物质是生物体有所认识。“苟”呀，这个字，在《说文》里头解释为“小草”，小草，是一种致病物。

梁冬：哪个 gou 呀？

郭生白：一个“艸”头呀……

梁冬：一个“句”字？

郭生白：唉，一个句字。

梁冬：苟同，不敢苟同那个“苟”，是吗？

郭生白：唉，对，大风病毒。所以他知道是毒，也知道是一种植物，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呀，中医呀，它不是对于一个物质去从微观上认识，没这个能力。两千年以前中国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只是外国人在这个工业社会，在工业，这个社会发展当中啊，有了工具，起码有了显微镜以后，有了化学，他们才把这个东西，才在一个形体上、本质上有一个认识。中医对于这个东西，认识是比较模糊的，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对于这个感冒呀，我也就是知道感冒就是一种致病的生物体，侵入到人体了，它侵入到人体了。中医并不是不知道，西医那个所谓的“免疫力”，中医不叫免疫力呀，我们现在可以叫，这个本能，本能系统。

本能系统的活动能力如何，如果说这个本能系统的这个活动能力好的人，它进入了以后就把它排出去了，进入了就排出去了，所以他就不发病。如果这个本能系统在排异这个过程里头呀，在排异反应当中呀，出现了某种障碍，就发病，那发病是什么病呀，就完全是一个排异反应。中医看病是看到了这个排异反应，

怎么着去帮助一下，去顺应这个生命排异法则当中，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障碍，去排除一下障碍，把这个排异反应过程结束了，这病好了，中医是这么看的。

梁冬：好，他说，对于，西医也认为，是免疫系统能治疗感冒的，这一点呢，在初级，或者是病菌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呢，大家都一样。

郭生白：因为这个东西呀，甭管中医西医，它不是对立的。真理和真理完全是相同的，不管中国外国，不管天上人间，真理和真理都是一致的，没有矛盾。

梁冬：对，那他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呀，就是在帖子里面说，他说呢，但是对于免疫系统低下的人，西医在人患感冒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因为免疫低下导致的其他致病细菌并发的感染，例如，持续的高烧呀、咳浓痰呀、胸痛呀、呼吸困难呀等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这个时候，就需要抗菌治疗了……

郭生白：这个呀，因为不是一个体系，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一个不同的方法，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呀，我在这篇文章里头，看到的是呀，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他是要说我不懂科学。其实我不懂科学也没关系，我只要能把病治好就行了，您说是吗？

呵呵……

梁冬：这个，前两天我在另外一本书上看到呀，就说，他这个观点认为呢，科学也是接触真理的方法之一，不一定只有科学能接触真理。比如说音乐，它可能也能接触真理，文学，它也能接触真理，但这个咱们就不讨论了。

但是呢，他也有一个问题，他说呀，他说了，他扔出了一个西医也没有解决的问题来向与您讨论。

他说，不知道郭老所倡导的中医，是怎么治疗致命细菌病毒感染的，比如，破坏免疫系统的艾滋。

郭生白：这个啊，我可以这么讲，我没有机会治艾滋病，我很想治艾滋病，我估计我能治好艾滋病！

梁冬：话有点过吧？

郭生白：我有根据。

第一，我能治好免疫系统缺陷的病，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红斑狼疮、白血病……

梁冬：您治过白血病吗？

郭生白：我当然治过，我治过很多的白血病，这三种白血病我都治过。

梁冬：治好了吗？

郭生白：哎呀，我治的那个孩子已经是很有名的医生了。

梁冬：那这样，师傅，这话可不能，这是当着全国人民说啊……

郭生白：我知道……

梁冬：当着全国人民说啊，您这个要，到底有人如果要查的话，您要提供相关的联络方式……

郭生白：我有……

梁冬：要查的哟。

郭生白：我知道，我要为真理负责任！

我刚才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事实说的。任何一个病例，都有事实的根据！你再给我一个病例，我提给你一个新的证据！

我不至于出这个笑话吧？在全国人民面前，撒谎？我为什么要撒谎呀？一个公益讲座我来撒谎吗？我不至于吧？

梁冬：人八十几岁了，顶多再干个二三十年吧……

郭生白：我准备再干二十年。

梁冬：呵呵……

郭生白：呵呵……

梁冬：呵呵，然后再休息个三十年。

郭生白：因为我不是说，我为什么要干二十年呢，我这里头并不是我有什么别的目的。

我第一个目的，我每天都感觉到啊，好多好多的病人需要我，这是其一。

第二一个，我还想让大家知道一个中医的形象，是什么？再让大家知道，人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仅此而已！

梁冬：我觉得，站在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呵，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郭老讲的这个案例呢，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他可以提供相关的人等，你可以每一个朋友都去采访他，是吧？或者去问他……

郭生白：这个问题呀，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天天接待这个不行。如果是有人来访的话，你可以呀，先别去打扰他，我可以给你找律师，可以给你找公证，做一次性的采访。要天天……这个流水般地去采访，哪个老人也吃不住。

梁冬：哦，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人都七十岁了呀？

郭生白：都七十多岁了，这两个老人。就是任何一个年轻人，就我说的这个女孩子，要天天老有人去采访，别的事也干不了，这也承受不起吧？

梁冬：可以这样，以后每个月定个一天的采访日，全部约到那一天来。

郭生白：你可以呀，你可以找律师，你可以找公证处，唉，你可以把病例拿出来研究，你可以去做各种的，去检查，可以。

千万哪，别天天上别人去登门拜访，那谁也承受不起，那是我的罪过。要是（那样）……

梁冬：是。关于呢，后面还有一段关于发烧的这个，他与您的讨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应，呵。

广告片花……

梁冬：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梁冬向郭生白老师的一个请教。最近呢，网上有位朋友，因为听了郭老的讲座之的呢，提出了一系列的请教，郭老呢，认为很好，起码呢，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参与这个讨论。

他其实呢，在这个问题当中，他说到一个发烧，他还专门引到我了：梁冬在节目当中说，西方可能看到发烧本身就是一个病，所以呢，认为病呢，就是要把烧退下来，郭老也不置可否。

现在，您对我说的这句话，您怎么看？你觉得我当时是不是说错了？如果说错了，您批评我。您觉得没说错，那您再补充解释一下。

郭生白：发烧本身它不是病，发烧是这个病的一个反应。但是对于这个病的看法呢，中医自己都不一样，不用他说，和西方医学一样不一样。西方医学也不是把发烧看成是病的本身，病的本质，也是这样。

我是不把这个看成是病的本质，我反倒是看成一种本能地反应，是本能在和有害与他肌体的那个东西做出来的反应，是把它排出去的反应，是要出汗，是要消灭，把它驱逐出去的这么一种反应。

梁冬：对，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朋友和你说的是没有矛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是一个想跟您，对您批评您的，他说的话跟您说的一样嘛。

他说，一般的病菌细菌，在高于 37 度的环境下生长，繁殖呢，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呢，他引述他所

理解的对于西医的看法：西医也认为，如果一个人受到了体外病菌的侵扰之后呢，提高体温是有利于人体去排出，或者解决这样一个病菌的。

郭生白：他不说排出，他是说呀，不利于细菌的繁殖生长。但是呀，我们不能用发烧去消灭细菌，因为发烧对人体本身也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看到发烧是为什么要发烧，它这个排异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去帮助它，排出去……

梁冬：好，还有一个，关于天人合一，呵，他说呢，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的西医理论，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天人合一。那这个本来大家也没有矛盾嘛，您说天人合一，他也认为这是对的，是吧？

但是呢，他认为呢，西方医学的第一堂课，就会告诉你：医学是一门注定要失败的科学，因为人终归是要死亡的，你见过那个中医讲过中医注定是要失败的，每个神棍都在讲中医是如何如何神奇等等。

郭生白：这个，不矛盾！

西方人对于生与死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他认为医学注定要失败的，我说不是。

医学不是失败，医学不会失败，我说真正的医学，

真正的医学不会失败！为什么呀？因为它是对生命提出帮助的，它是顺应生命规律的，它怎么会失败呀？

医学的失败，不是人要死亡，是病死，是治不好病，本来应该好的病，你治不好病，这是你的失败，或者是你的不完美，或者是你的不成熟，或者是你的欠缺科学，没有失败。

一个生命有生必然有死，怎么能说这个人死亡就注定是医学的失败呢？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但是你可以保持你的观点，我可以保持我的观点。

但是，这个死亡呀，是必然要有的，医学不是万能的，如果你要认为医学是万能的，那么生命的死亡就是你的失败。你要认为医学不是万能的，人是有生必有死的，这才是自然规律，生，死，生，死，这是自然规律，那么医学失败在哪儿？从何说起呢？

但是中国人有，我说几个，历代都有。

说最近的一个，福建省一个妙智法师，活了 116 岁，辟谷，辟谷以后，圆寂了。圆寂以后，装缸。三年以后开缸典礼，打开缸一看，面目如生，尸体不腐，他是怎么死的？

据说，开缸以后看见，他在圆寂以前剃的头，剪

的指甲，那三年开缸的时候头发长了多长？指甲长了多长？这个问题在医学的失败上，怎么解释呀？我认为医学没有失败，这反倒是中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成功。

你要觉得这是神奇的，那中医就是神奇的。妙智法师本身就是中医，五十岁以后出家，他身上的神奇，如果是可以叫为神奇，那么这是一个中医的神奇！

神奇是什么呀？神奇是一件平常事，你认为神奇，你理解不了就神奇，当你理解了以后呢？中国人就说了，大道平常，大道至简，这是中国人对于神奇的看法。我说，没有神奇。

妙智法师怎么圆寂的？什么叫辟谷呀？辟谷不是说什么都不吃，辟谷是吃药，不吃饭了，吃药。药是什么呀？药是植物，根、叶、种子等等，吃这些东西。吃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因为他要达到一个尸体不腐，他要把身体里头所有的，能使有机物质腐败的那些物质统统地都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别管，他就圆寂了。

为什么不叫“死”呢？叫“圆寂”呢？他没有“死”啊，他就是“寂”了。寂是什么呀？我们常说，寂到寂得不能再寂了就是死——死寂。呵呵……

梁冬：呵呵……

郭生白：这个问题呀，也很有趣味。他为什么圆寂了以后，我们换一个话说，死了以后，头发还能长呢？指甲还能长呢？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假的，那么，那么多媒体，有国内外的科学家去参观的，这都是说谎的吗？不是！不仅仅是妙智法师一人能有如此的功力，我们在历史上很多的佛家、道家、大师一定是医学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广告片花……

梁冬：然后呢，还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呀，您呢，老是讨论天人合一，老是提到哲学问题，如果硬要把哲学和医学搅浑了缠在一起玩的话，我也真没什么话说，但是我请你拿出证据验证他，直到所有人都能根据你的证据得到同样的结果。

郭生白：我想这个问题呀，不必我回答。我想以后呀，十三亿人可以回答：中医没有哲学就没有自己。

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医者，易也。”说“医”呀，是“易”，易经的那个“易”。

易是什么呀？易经是什么呀？不要认为它除了是一个“预见学”之外就不是别的了，不是。它首先是一个哲学，为什么叫“易”呀？大家对于这个易字解释不通，我有我自己的解释。大家都看一看，考

虑一下，看看我这个解释，对不对？

易是上头一个日字，下头是个月字，大家看一看，从甲骨文那儿查起。日和月是什么呀？阴阳，阴阳之学，就是易经。

看看是不是？一是阳，两个是阴，那中间是一个空档，那是阴，这两个东西，这不必解释了，我曾经说过，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是宇宙万物共同有的一个东西，它用这两个东西组成的八卦，八八六十四，六十四个六十四，以至于无穷，为什么呀？这就是一个天地万物呀。

所以这个“医者，易也。”医学，就是阴阳之学，这太对了。所以没有中国的哲学，没有今天中国的中医！你看，处处都是哲学！

哲学又是什么呢？哲学是智慧之学，也就是智慧，也就是中医是智慧之医。大家请看，每一位“大家”所做出来的神奇的结果，其实都是一点智慧而已呀。智慧又是什么呢？还是看来看去是哲学。

我说这个话呀，是对的：不是中医非要把，找个靠山，把哲学拉过来靠着，自己好稳固一点，不是。中医是从哲学走出来的一门科学，一门什么科学——生命科学，这是没错的！

我相信，我要是再工作二十年，我看到的是十三亿中国人都懂得这一点。

梁冬：嗯，起码啊，在这位朋友提到这句话之前的几千年来，中国的医生都是用他的哲学系统来指导他的行医的过程，起码，就是最好的医生，真正能治病的医生都是这个样子。

郭生白：我说，这个问题呀，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们没有时间去说这个。我说一个小故事可以吗？

梁冬：可以呀。

郭生白：我们中国人，中医有一个最土的东西，啊，一个老太太，不识字都会的，刮痧。

刮痧这个东西曾在西方国家引起过一阵不平常的……

梁冬：争论。

郭生白：争论……

梁冬：有部电影嘛，讲这个事嘛。

郭生白：本来是一个很科学的、治病的、很有效的方法，怎么就成了在西方人眼中的虐待呢？你看，这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且是不理解。那西方人说是虐待，这不也是好心吗？因为他不懂得

这个刮痧为什么能治病。可是我们的刮痧呢，先生们，老太太们，也没有能力告诉他，我刮痧是怎么能治病的。唉，就形成了由于不了解，就形成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位朋友不是一样吗？

因为你不了解中医，你说我是骗子。因为你不了解，你并不是坏心眼，是不是？你愿意让别人呀，别上我的当，你说我是骗子，你喊多大声音，我也说你是好心。

但是，因为你不了解中医，你要了解中医呀，我断定，你有病必定来找我！

这是一点。再说，刮痧，中国人一个最“土”的东西，引起西方一个最“洋”的争论，这不很有趣吗？

我告诉你刮痧怎么能治病？

梁冬：怎么能治病呢？

郭生白：刮痧就是我说的排异系统，从微循环中排异，这是一。

我再说给你一个，我在这儿公开地说，我向西方一些医学大师们请教一下，对于“带状疱疹”怎么治？带状疱疹这是个病毒吧，啊，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们对待这个病毒……

梁冬：它是比较严重的了，是要用抗生素的了。

郭生白：唉，破坏免疫的这个病毒怎么对待呀？你不是问我吗？我借这个机会，也顺便给你奉献两句话，排异！

这个带状疱疹，中国人治这个带状疱疹，会治的太多了，太简单了，用不着花钱呀。

怎么这么简单呢？科学，你说不是科学不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学。

梁冬：那你赶紧说嘛，你是怎么治的？因为我听说带状疱疹很难治，要花很多钱的，要打各种激素。

郭生白：两，三个月以前吧，有一个医院的院长，也是个有名的人士，他说，郭老啊，我曾经啊，我得了带状疱疹。哎呀，疼得我呀，休克了三次。我花了十五万没治好。我说你，后来呢？他说我后来找了一个个人呀，没花钱就治好了。哎哟，我说你找我呀。他说，我不知道呀。我说你再有了带状疱疹找我。他说我别有了。

梁冬：呵呵……

郭生白：怎么办呢？你知道怎么治？

我说我知道呀，三棱针点刺出血，拔火罐，把那

黑血拔出来就不疼，就好了。“哎哟，你说的太对了。”我说，这个人人知道呀，几乎呀。唉，乡村的老太太都会这一招。唉，带状疱疹，啪啪啪啪点刺，出血，没火罐不要紧，往外挤，挤出来那个挺黑的血，又黑又稠的血，出血就不疼了，完了。这不是科学吗？我们能说它不是科学？

梁冬：它就是排异嘛，就是把那个东西排出体外。

郭生白：就是排异系统啊，它排不出来呀，我们帮一帮嘛，我们拿三棱针，把他皮肤给它刺破，让他这个毛细血管给排出来，好了。我想知道，你听了我这段话，你是不是会改变了你的观点？

这是科学呀！你如果说还不是，也没关系，那不是就不是吧，反正能治病！

梁冬：呵呵……呵呵……（大笑）

郭生白：呵呵……呵呵……（大笑）是不是呀？

梁冬：唉，所以呢？

郭生白：反正我，我今天呢，在这儿说出这个话来，我负责任：如果谁有带状疱疹，你找大夫不找大夫不要紧，你就成了大夫了。你就别怕疼，三棱针最好，点刺、出血，再把这个针呢，刺破的这些地方要

用拔火罐的。这一拔，那彻底的，非常好，你试试。

梁冬：所以呢，我希望呢，最好，这位写文章来批评，或者是说，向您讨教，或者与您讨论问题的这位朋友呵，他最好也是一位医生，他也有过临床经验的话呢，这样的话，也许很多问题呀，也就更容易讨论了，是吧？否则的话呢，空对空：他认为你不科学，他提出一系列的科学的标准，你又说你又很科学，我也是按照科学的标准来做的，这最后变成了是一个口头禅，一个打嘴仗，就没意思了，是吧？

我特别希望，如果再有机会的话，这位朋友呢，可以到您的府上，就是在，网上能找得到的，到您的府上去跟您聊一聊。再觉得有意思的话呢，咱们再到电台的节目里面，当着全国人民，互相研讨一下，真理嘛，总是越讨论越清楚的。您觉得呢，郭老？

郭生白：我觉得是。

梁冬：非常欢迎，是吧？

郭生白：如果他要来，到我家做客，我非常欢迎！
呵呵……

梁冬：好好好，非常感谢今天郭老呢，花了一期的时间，借由这个话题，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探讨了到底什么东西是排异，到底什么是中医的文化和中医的科学，以及中医的哲学。

在未来的两周呢，我们将会有请《思考中医》的作者刘力红老师，先做两讲关于人的性格与疾病的对话。之后，再请郭老师和我们逐条分享伤寒杂病论。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郭老！